

東
林
書
院
志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七

文翰三

書啟

揭

贊

雜著

請復東林書院公啟

顧憲成

敬啟有宋龜山楊先生受業兩程夫子載道而南一時學者翕然從之尊爲正宗考錫乘先生常講學是邑十有八年建有東林書院歲久旁落爲東林菴而書院廢矣距今五百餘年俯仰顧盼莫不喟然嘆息某等僭不自量欲相與共圖興復然念祠堂以崇先哲之懿范則道脈繫焉書院以廣友朋之麗澤則學脈繫焉所關重大若此非藉寵靈不足以樹風聲而垂永永也會庠友馬希尹等合呈上請乃敢拜首颺言曰先生之道其源遠矣其流長矣及門之樂育旣多過化之餘風未泯而今而往有能紹述遺訓如當年之在東林一傳而爲喻工部再傳而爲尤文簡三傳而爲李簡

肅蔣忠文無墜道南之一線者乎是惟先生之賜而今而往有能
冥契心宗如當年之在劔南一傳而爲羅豫章再傳而爲李延平
三傳而爲朱考亭直接周程之正統者乎亦惟先生之賜其大有
造於吾錫何如也台臺爲斯文主盟凡在瞻聽靡不喁喁屬耳目
焉幸亟允希尹等之請上之表章正學煥發幽光儼爾儀刑之如
在下之開示周行振起來學昭然向往之有歸不腆九峰二泉之
間行將坐收濂洛關閩之勝其大有造于吾錫又當何如也此某
等之所以仰追明德特爲台臺懇也謹布腹心惟執事者裁命臨
緘無任懸企之至

按先忠憲年譜具刻此致未刻稿中亦見焉其爲先忠憲作
明矣而嚴志則繫之涇陽先生蓋東林興復涇陽先生爲之
倡而先忠憲襲之此公故所以
首列涇陽先生諱鄭

與郡侯歐陽宜諸公祖書

高攀龍

東林書院見於王文成公之記者不論矣嗣後督學者三議興復一見於聞人公名詮一見於耿公名定向一見於謝公名廷傑檄文具在而皆不果雖曾葺有祠堂三楹後竟毀爲他構良以其規制蕪陋始未嘗爲久遠之計也今藉老公祖在事以其時則可矣故倡之自涇陽先生二三同志和之已集三百餘金可爲堂構計而必上聞于老公祖且欲求轉申兩院及學臺者蓋以此舉爲多士所願因其願而重之以當途主持便可成風風則動未必不爲流俗變化之機云耳公啟所未及敢私布之

答東林諸公書

曹

龜山先生講學貴邑成就多賢遺訓相承於今爲烈則其英靈精爽必有洋洋此地者建祠俎豆以酬功德實天理人情之至縱微舊址尙存而禮以義起獨不宜剋舉於今日耶呈辭一至當卽允

行先此附復百惟照亮是荷

東馬起莘按臺

高攀龍

東林之舉具如公啟所陳是役也涇陽先生倡之弟輩一二同志和之其公用篋具可以不煩官府所以上聞於老公祖者念此事風化所關老公祖風化所自出非仰承明德則其事不重其傳不永卽如嘉靖中曾修復祠堂三楹不數十年毀爲他用今欲大其規制因以爲講習切磋之地不得不鑒於此公啟所未及弟敢私布之

答高景逸書

馬從聘

三吳夙稱文獻之邦然經術氣節爲一時海內所推服者獨毘陵爲最甚則賴有二三名德居高而爲之倡也辱諭修復東林之舉以紹明往哲啟迪後學其意甚盛不佞叨事地方欣逢盛事敢不

祇從倘完工之日不腆姓名得附紀石之末藉光不朽爲幸大矣
肅此奉覆統惟台照

上孫柏潭少宰書

楊廷筠

近聞顧涇老修葺楊龜山祠院此舉闡道興文真不朽盛事也門
生初到據府詳工資七百兩除士民釀舉外尙欠六十兩有奇卽
批助本院項下銀四十兩尋又加助二十兩有奇以足前數但此
止據府詳大較恐土木浩繁未必七百卽能告竣其間細委老師
知之必詳果前估不敷不妨再酌門生鄙陋表章先儒得與其事
實遠有耀況老師主盟於上而門生敢少不從與焉崙此奉懇統
惟台照幸幸

與林平華父母書

高攀龍

東林之政仰荷主持遂得微寵於各位老公祖儼然賜命重之弘

施煌煌斯文實式臨焉然而揆之鄙衷尙有不能嘿嘿而安者昔聞邑先達文莊邵二泉先生嘗建尙德書院祀李忠定矣比部華補菴先生嘗建崇正書院祀七賢矣還按東林故事二泉先生嘗屬補菴先生重行改葺矣並不聞上煩公帑下煩里中父老趨事也惟是惠山尊賢祠二泉先生實倡諸矜紳共新之則亦謀諸一邑而已卒不聞上煩公帑下煩里中父老趨事也典刑具在龍等何敢有違已而反覆思之祠堂之設主以龜山先生配以羅胡喻尤李蔣邵七先生崇往厲來於是乎繫是一邑之公也至於會所之設廣麗澤也乃龍等之自求助耳書屋之設備藏修也乃龍等之自求益耳是二三同志之私也其爲一邑之公也請得奉揚明德庶幾翕然興其仰止之思以無負表章至誼其爲二三同志之私也請得退而守固陋之分無容藉口談道之名覲顏非格之賜

以致處非其據貽誚伐檀懇乞特賜鑒裁轉達於各位老公祖幸蒙許可鏤刻有百倍于恒情者矣

會講東林書院公啟

萬曆甲辰

顧憲成

東林之役幸邀靈竣事遠惟子輿之仁而求其輔會莫亟焉近惟茂叔之義而求其樂聚莫重焉下衷不勝大願敢屈道駕耽臨主盟伏蒙惠然夫豈惟某等實拜門下之賜會期卜于月之初九日始至十一日謹聞

與歐陽宜諸郡伯書

高攀龍

伏聞台旌將發某等扳轅無計去思何極東林之舉仰藉主持得以報成顧非名賢椽筆不足以昭宣其事而垂永久某等不揣敢以記文爲請伏望台臺上念前賢之微緒寄遺跡而如存下念末學之向方待鼓舞而始奮慨賜雄文以資茲士譬如雷震而百蟄

具興鐘發而羣夢皆醒所以提撕斯人之徒者豈渺小哉謹藁石以待

東東林書院諸同盟

鄒元標

不肖西江腐儒束髮有志于道從事諸先達長者遊今老矣屏跡水田之坳與樵牧爲伍忽承涇兄及諸老先生委作依庸堂記不肖不知學妄以鄙見請正道公道也學公學也倘有未當老先生不妨直教元標剝心以受文發後偶得依庸堂二楹聯其一云坐間談論人可賢可聖日用尋常事卽性卽天又一云光天下做箇人須尋着規矩矩落地來有場事要識得皜皜巍巍譬之唱囉連耆人雖不佳其言可采有心者聞之亦悚然有起色乎貴地四方之表從此普天皆鄒魯矣吾黨皆見逐於清時者不肖常自體德薄寡積不能見用於世卽用於世亦無可用徒生聲端吾黨昔

從青山白石良朋勝地尋繹千古真脈方幸錮之不蚤不怨不尤
下學上達是吾輩今日事故凡爲人所錮必其自錮者也

簡鄒南阜先生

高攀龍

敝邑東林之建發於顧涇陽先生明道淑人之盛心伏蒙先生不
鄙賜之堂顏賜之堂記又賜之右左格言觸目警心莫非至教某
等何幸四方之士來斯堂者何幸先生明德光被於茲土矣夫道
者道也行處便是在人之知不知何如耳知之卽人卽天卽凡卽
聖於此不疑者乃真悟也而真悟者鮮矣於此不違者乃真修也
而真修者又鮮矣然而古之聖人真悟真修者不少而孟子必曰
乃所願則學孔子何也其的有在也故學者寧力之不至而正鵠
不敢不設而不失于正鵠者抑又鮮矣當今之世于此三者非先
生誰與歸耶某等既得涇陽先生爲之仰歸又得先生指示周行

將日孜孜焉真如明教所謂惟恐錮之不固矣稍有入處尙當掘趨仙里就正謹此復謝

公啟沈老師龍江

高攀龍

茲啟敝邑故有東林書院宋龜山楊先生講學處也歲久廢爲僧舍先達文莊公邵二泉先生嘗復之葺有祠堂三楹歲久又廢近者某與二三同志請於當道而復之於左建祠堂祀龜山先生其費則出於當道有司所捐於右建講堂友朋講習之所其費則出於同志所捐名曰東林書院某等竊惟東林之廢也久矣幸邑乘之文在故文莊公得以尋其緒而續之文莊之葺廢也久矣幸陽明先生之文在故某輩得以尋其緒而續之然則所謂不朽之盛事豈虛也哉今老師一身關千聖未墜之統一言開千秋不喪之文表章先哲嘉與後進非老師其誰與歸伏乞賜之如椽垂記其

事豈惟某輩將奉之爲圖書琬琰惟老師之鄉二程夫子之靈謂
老師之交南而道南矣謹奉啟上懇不勝惓切之至別以東林始
末及二記文一會約奉覽備考

復沈龍翁老師

高攀龍

懷老師峻德丰神時時在目一舉念一舉事恐辱老師輒自悚惕
此某林居功課也得來使訊知老師起居清勝爲手額自慶東林
記出老師手裁此方奉以爲矩矱幾實講實修一不敢假借自便
爲聖人門牆羞皆老師化雨所被也拜師命謹再商求一二字以
聽削正顧涇陽先生出一書明李司徒保障東南之功而東林遂
爲時局大懟然丈夫言動總屬千秋豈在目睫間論世情順逆也
諸不敢詳及

按先忠憲與沈龍江先生師弟相契最篤故堂成而必求之
記但原記爲嚴志所不載陸于先忠憲未刻彙中得此二啟

謹並錄之其記則俟
搜採補入

東馮少墟年兄

高攀龍

鄙見蒙老年丈印可何幸如之吾性天然完全具足無少缺欠無少汚染識得後於時保之而已弟雖辨得路徑稍知向往第苦少年缺蒙養之功壯年缺靜定之力至今學未成章年來幸時局側目東林弟得藉以入山屏跡天假數年未知得不負明教否耳向從張雞老處得大集日奉左右以爲嚴師今辱瑤函再頒適東林藏經閣成已珍藏其中令君子之至于斯者共相紬繹如在講席矣感荷感荷弟之愚拙卽有筆劄屬未定之見未敢出之尙無以就正

東吳覲華

高攀龍

東林之事仰賴道丈甚大諸賢知濟濟如昨也弟一路受鳳超之

益整齊嚴肅殆若性成故居之甚安此天成道器吾道之幸也壬戌弟至都有治安之象無危亂之事今日反是在此殊無好況救之不能棄之不可且忍耐以觀之未敢下着也

東東林在會諸友

高攀龍

別來道況何如想東林之會益津津有味也僕在此可喜者惟海內羣賢一時畢集僕介於其間所謂蓬在麻中也連日會馮少墟云我輩除卻鍛鍊心體更無別事其言簡而盡矣以天下之大知此事者甚不多此周子所以謂至尊至貴吾輩可不勉與此間無他惟以用賢人壯元陽爲事若得同朝諸公一年在此必有可觀若決不可爲便見幾而作耳

答朱平涵相國

高攀龍

年丈得旨超然于風波之外何樂如之世事壞矣他無足論可惜

福清相公被門戶二字壓倒竟令全局折而入於小人嗟乎此是何等事一代安危千秋名實擲而不顧乃區區顧一時贊議得失耶要之氣運如此尙何言哉東林今年不敢以大會累人但從同邑相知作小學主現行矩步他邑同心者有便則過之恐是時義當然老丈以爲何如

與東林諸友書

高攀龍

有人問我東林作何工夫吾拱手對曰只是這等大聖大賢也增不得些子愚夫愚婦也減不得些子莫輕看了這一拱手從前不知費幾許鑽研方討得這箇模樣從後不知費幾許兢業方保得這箇模樣且莫說要看臘月三十日

簡徐按臺

高攀龍

東林書院拆毀事恭讀老公祖明文所以保護斯文一脈者至矣

以某輩私擬東林者明旨所首及也重在拆毀變價又重在土田變價二項并解助工而老公祖俱未之及仰見台臺苦心深心惟有鐫銘肺腑而已然某輩則何敢以此區區幻泡之物上累祖臺乎書院變價當聽本縣公估時值土田變價則有府縣原申官價當一一照價輸納仍煩老公祖細入覆疏內明書院之價及土田之數皆有當日公文及黃冊可據庶幾諸公之意解而某輩庖雞釜魚或可稍延殘息也專此露封本縣公文中上陳不一

復張秋紹書

高世泰

昨奉業師俞謂告聖文內當去慎獨二字而易居敬竊有疑而未敢問繼得台教謂居敬便兼靜存動察而慎獨似尙偏言之益沉疑於衷敢抒臆以請教正昔朱子立三樣主敬法一伊川之整齊嚴肅一上蔡之常惺惺一和靖之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並未嘗分

動靜而言之亦正不必合動靜而言之蓋其三項工夫不可缺一
主意則在乎遏欲存理故程子又云主一無適主一者主於理也
無適者無適於欲也忠憲嘗曰惟天理至靜理靜者理明欲淨胸
中廓然無事而靜也亦並不以時候不以境界爲言至於慎獨之
義謂偏屬動者此乃時文講章以慎獨之慎無以異于戒慎恐懼
之慎特拈註中幾則已動之動字強爲立說以別於上文使八股
之業有靠傍耳豈知幾之動者爲潛滋暗長離道之欲乎昔康恕
問此兩節果是一爲靜存一爲動察否涇野先生云只是一箇工
夫靜所以主動動所以合靜不睹不聞靜矣而戒慎恐懼便惺惺
此便是動了如大易閑邪存誠一般邪閑則誠便存故存養省察
工夫只是一箇更分不得蔣道林云聖賢之學心事內外合一異
於二氏者在此惟其不落靜不落動故敬直義方進德修業一齊

俱到淫野又云慎獨只是無作好無作惡無纖毫私欲便是楊誠齋云所謂慎者非警醒也有功用焉恐懼以先之修省以繼之修省者恐懼之功用也修其身省其過其所謂慎者如此由是言之兩節之要在註中兩箇所以所以存天理之本然所以遏人欲於將萌此兩句乃中庸一篇之要領卽千聖相傳之心法未有理欲不分而可談道者也未有理欲混雜而可言性者也朱子又云先且就睹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力方能細察如今人每每跳過一層做事睹處與聞處原不會用功卻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且如屋漏暗室中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十手處做起方得忠憲與觀華書云近來體驗復以自知所謂獨也不遠復所謂慎獨也獨者本體慎者工夫本體天道工夫人道道下學天道上達然則慎獨之義尙偏乎哉何以大學慎獨中庸慎

獨參思無異詞也若曰偏也得毋居敬之義必合窮理而始全乎
凡此皆時俗之所不講敢先布於台翁而後敢請正於吾師也且
此告聖之文是秦之罪言也非得己也秦生於萬曆甲辰是爲東
林書院爭造之年惟時止有配位七先生今何其濟濟也固樂其
多也尤虞其靡也靡則可以意爲之爲人情體面之事而不顧道
南之一脈也道南之脈雖宋之象山明之陽明白沙不得與也故
自戊申之秋走兩函於南北爲博訪朱子道統自黃勉齋後當誰
掛線爲嫡支北則蒙老之復音不可得矣南則惕老尙未見復已
酉秋又寄惕老云道統一圖爲五百餘年莫理之荒緒豈一人一
日所能整頓然欲合天下而言之則難就鄉國而言之則易只宜
就近理其脈絡如金華四先生未聞借評於異地如越學如關學
支派各自井井東林諸賢亦只就在祠之位而尙論之嚴其主正

尊其至真崇禮其至純自告聖之後將奉宋儒六位於東席之上
層奉明儒九位於西席之上層其餘羣賢則依年分爲叙庶幾宗
統不淆趣向有定同人以爲宜然乎則點首而是之母徒曰唯唯
以爲不宜然乎則搖首而非之母腹誹曰否否敬屏息以俟命

論學揭

高攀龍

近者黃門朱五吉老先生有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慮啟門戶
之漸一疏指意歸重東林至欲以東林爲戒而不復講學此說一
倡吾道之禍大矣天下國家之禍大矣職東林人也卽不言及於
職何忍坐守東林之誣正欲具疏旋奉明旨如日中天不復懷奏
以啟爭端故謹具揚夫黃門所言東林非東林也乃攻東林者之
言也所言東林之禍非東林能禍人乃攻東林者欲禍東林也數
年來職每自詫理義人心同然何以言理義者輒目爲朋黨而不

容於世乎。曰：懜然曰：正惟其同然也。故以爲黨也。國家用一當
用行一當行去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脈也。或有人言一當用言
一當行言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人也。不論東西南北風馬牛不
相及之人苟出於正曰爲一黨東林何幸而合天下之衆正何不
幸而受天下之羣猜。月蛇石虎塗豕鬼車皆非實事也。卽如郭明
龍正域生平未嘗講學生平不識東林黃門謂與顧憲成開講東
林卽此而觀他可例推。夫亦黃門師生姻婭之間涵濡浸灌之久
於時局之說不自覺其入之之深乎。不然何以二三年來門戶去
於人口依然遷作當年口吻耶。夫時局何爲而攻東林耶。方中涵
相國未入相之前首參之者吳巖所亮也。旣入相之後首參之者
錢梅谷春也。故一時承迎相國者皆以攻東林爲職業。摧殘善人
戕害國脈率由於此。此果東林所爲乎。抑攻東林者所爲乎。以爲

東林所爲東林能制其鄉里言官不叅論人平昔程伊川先生講學於熙豐而爲蔡京諸人所攻朱晦菴先生講學於慶元而爲韓侂冑諸人所攻不以蔡京侂冑諸人爲戒而以伊川晦庵諸人爲戒可乎東林非程朱而習程朱之教者也不幸類是矣夫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道也知道則刑名錢穀皆實事也不知道則禮樂刑政皆虛文也在此心迷悟間耳諸老從迷得悟不忍人之覲面而迷故講以明之正使之卽事爲學非以學廢事也黃門曰孰是仕優者乎乃可學不然勿言學職亦曰孰是學優者乎乃可仕不然勿言仕審如是可仕者寡矣宇宙甚大不可以一見相礙釋老且不能廢况可廢儒儒者以明道者而非儒生帖括之謂也非督學膠鬻之事也收拾精神而非消耗精神者也不人不知學世道交喪於是朋黨禍起相安則交安相危則交危故黨類

之黨不能無是羣分之品也偏黨之黨不可有是亂亡之本也知黨類之不能無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知偏黨之不可有使之各懲其禍而勿爲已甚但得人人自反勿專尤人則無不可融異爲同化小爲大故有教則無類并黨類之黨亦可融之者其必由學乎惟學可消門戶顧以學爲立門戶職未見立門戶者而可以謂之曰學也謹揭

東林三先生贊

吳桂森

涇陽先生之學以識仁爲主故其萬物一體之懷真有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者而其皇皇於後學引掖陶成惟日不足自東林倡道專揭庸言庸行爲矩以盡矯當世重悟輕修之弊然先生天資超卓頓悟神異當衆言紛雜之際徐出片詞隻語無不抉微破的人人心厭悅懌也至其虛懷樂取與人爲善之意溢於

容色使人樂就啟新先生嘗曰潯陽之虛景逸之公人所不能及至末年充養益粹景逸先生曰顧先生進德更在晚年蓋天挺之豪獨邁之勇故其含弘光大不啻汪汪千頃莫測涯涘宜其領袖羣賢冠冕一世者也至其文章名世特餘事耳
贊曰濂洛關閩脈遠中湮揭精表微日月重新大心體物小心繼統任重東林仁者有勇

啟新先生於書無所不覽終日矻矻一編而於易則動靜語默起居食息無非是也其精蘊見於人象編高景逸先生曰啟新先生以乾道坤道明人道其大有功於易乎又曰昔與先生談易數年來不覺其異忽一日乾元透露處處靈通此其功深力到之候也其教以考心爲先一念之萌察其非幾則克之論行之嚴則名利之私一毫未斷以爲勿得輕言學也其于出處之際

尤巖輕出之介嘗曰此關已閉自矢終身不開故一時朝野共仰如泰山喬嶽壁立萬仞云至末年輟講入山惟玩心高明木石鹿豕直與物穆同遊神而明之遂能前知去來世以此稱神奇觀先生詩曰識得坎離升降義幽明何事不通知則所自得於已者蓋有素矣

贊曰先天一畫聖聖傳心人像之篇開闢乾坤潛龍不拔離照常開通乎晝夜恻然去來

景逸先生之學其用功從小學入手而宗旨從大學得力修則實修證則是證故凡所剖析闡明以開示後學如心性格物未發諸疑義皆能發前賢之蘊而折羣言之淆蓋其精微妙旨皆從身心得力處實實體貼出來故趣味不同而人心慙服也其應事接物無不從容中節雖極煩瑣紛劇而常自裕如人以爲先

生目無全牛故揮霍有餘而先生自以爲皆吾用功實地也其
教專以存養爲主每對學者則言復性而以爲必從靜坐入逮
主教東林諄諄懇懇開導親切無非指點性體真所謂滿目行
生活潑潑地正在勿忘勿助之間者也蓋先生資稟純粹貨色
兩關自幼不染而用功最早獨遵文公心法要訣故所造粹然
如此洵天成道器而真儒的脈啟新先生曰聖賢生知安行只
是能知學能力行如高景逸二十歲外便步步程朱非所謂生
知安行之質乎錢師極愼許可其推服如此則見重于諸名碩
者更可知已

贊曰程朱居敬實踐力行知命達天反身而誠主靜存仁格物精
義以身徇道義盡仁至

又總跋云顧先生見地如周元公超超獨上而其倡道東南一

段同人襟度則儼然楊龜山學者但見其高明廣大氣象不覩其貼地工夫以爲顧先生得之天者獨多也錢老師方巖峻潔矩度出程正公而精思力研銳往特詣則似張橫渠每言人生而具離目坎耳兌口震足視聽不以天便負天聰天明言動不以天便負天澤天動凡此皆謂之乾不首出而坤不作成所謂終日乾乾形生無一息不爲天用也老師門庭旣峻而功夫嚴密若此不知者疑苦而不甘焉高先生氣度雍容如程伯子而步趨立教一準文公先生其接引後學全用迎機引掖故其春風和氣不覺賢愚咸被而淺深同受者要之三先生一時並興眞天爲斯文鼎峙而得高先生爲之集其成也未學儒之未能知百世論定當知其言不虛耳

東林十先生贊

鄒期楨

顧涇陽先生 文燭斗牛氣凌霜雪 爲道德金和王節近沿關
閩遠邇沫泗正學中興爲斯文幟

錢啟新先生 易像人象匪徒以畫惟心體之渾身是易知語知
默知存知亡其庶幾乎寤寐羲皇

高景逸先生 名世真儒出類拔萃九龍人物古未有二修悟兩
到誕登於岸泰山其頽百世所嘆

薛立臺先生 錚錚者金溫溫者玉道德爲劑聖賢爲鵠一簾明
月兩袖清風廉頑立懦百世之宗

顧涇凡先生 涇皋片地崛起二難龍躍平津氣紫芒寒貞靡邪
熾力扶其衰吾道之衛士風之維

許靜餘先生 士習茅靡始於發解天挺清標不受世械左高右
薛終身臭味陋巷一瓢聖門所貴

陳筠堂先生 檐帷所駐人歌來暮壹稟經術以經世務雪霜嚴
肅雨露昭蘇漢之渤海宋之龍圖

安我素先生 玉樹臨風丰神映帶出入經史能見其大直道不
容掛冠早歲眉拂烟霞裳携薜荔

劉本孺先生 天生屈軼有佞必指狂瀾滔滔如柱斯砥剛腸鐵
面嚴於清霜藩衛吾道固若金湯

華燕超先生 身不勝衣言不出口義路禮門出入無苟爲名孝
廉爲真士夫一瓊雖冷晚進師模

告楊龜山先生文

天啟丙寅

高攀龍

惟先生學道則承程門之正傳衛道則關王氏之邪說理學氣節
參和不偏故在宋室既培養羣哲在我鄉亦興起多賢如毘陵一
郡涇陽顧子涇凡顧子啟新錢子立臺薛子我素安子本孺劉子

進則正言直諫於朝退則明善淑人於野丹心矢竭於少壯素節不改於暮齡皆先生南來千四百年之真傳東林一十八載之遺教也今日講堂旣毀恐歲久事湮謹奉六子配享神靈於以明天地一時生才之非偶聖賢千古傳心之不磨尙
饗

祭告 先師孔子文

施 璜

自道之南有此東林群賢踵接循宋迄今高忠憲氏再造功深猶子世泰國寶家琛致曾五孝佩程四箴持衡粵楚萬里聞琴布席勾吳四方盍簪嚴辨學脉以正人心著書萬言扶陽抑陰重道祠春秋展欽三十餘年獨力支任孜孜矻矻墜緒是尋今其逝矣功不可沉林有艸廬夙坐披襟顏曰再得楊氏所吟爲位於斯靈爽應歆用沖餘慕且最嗣音敬

告

東林或問

嚴毅

或曰諸先輩之在東林講座者多矣乃吳素衣真儒一脈序獨推涇陽顧公景逸高公啟新錢公何也曰涇陽景逸爲開宗明教之首而啟新則素衣之師也推三公志所本也曰東林屬吳地而素衣乃以關中馮少墟繫之東林何也曰講壇有領袖之人因有某地之目自萬厯甲辰顧高倡學梁溪於是前乎此而講學者以東林爲應求後乎此而講學者以東林爲宗主蓋不啻濂洛關閩之齊壹衆心矣况馮公師事涇陽尤所謂聲氣同而道脉合者不繫之東林而誰繫焉曰鄒南臯亦與梁溪倡和而必舍鄒而從馮何也曰此素衣之定識也按從祀四先生薛文清公胡敬公朱派也陳恭公陸派之漸王文成公則陸派之深者也自文成有無善無

惡之說學者相率而趨於禪蓋朱派蕩然矣時宜以無弊者救之
救之以南阜不如其以少墟也觀南阜太平山房續集有善念可
掃及不墮分別想不落揀擇障之言其旨居然與無善無惡等故
忠憲批其簡端曰不可訓曰甚好卻有弊是則聲弊與東林同而
道脈猶藉以東林救者南阜也若少墟疑思辨學等集則曰吾儒
論學只有一善字曰儒佛如薰蕕冰炭之不相入儒以理爲宗佛
氏以了生死爲宗曰邪固不能兼正正亦不能兼邪吾道本大何
必兼二氏而見其大此蓋言言可以藥文成之弊而與東林性善
之旨不啻如是之勘鑰璽之印塗者吾黨以息邪放淫爲事烏能
不慎之又愼而惟少墟之從乎是故西北有關中之恭定山左之
文清東南有梁溪之端文忠憲皆頎然爲天柱地維而獨是馮與
薛則步武相後先不若顧高之百里並興爲尤盛耳曰如是則辨

之精而擇之審宜壹軌於中行而毋少偏矣乃其流則變而爲李
膺范滂之徒至于朋黨禍成而衣冠塗炭卒以亡國是宗文成者
固有弊宗東林者亦不爲無弊何也曰朋黨之故予所謂歐陽氏
言之甚辨者是已今觀其論朋黨及唐六臣傳皆言亡國之禍由
於小人挾朋黨之說譬君子以欺其君而非由君子所致斯言蓋
今古一轍奚待余言哉若謂李膺范滂輩爲東林之學之弊余又
何能以無辨也夫性善不可見而四端可見如忠君愛國爲惻隱
以忠愛故而不能側足小人之門呈身非類之族爲羞惡辭讓是
非若無善無惡則有統同而無廉隅卽顏山農所爲專致力于仁
體而不暇及乎其他者也山農以其術惑天下究且無羞惡無辭
讓無是非而其所爲仁體者亦且玄虛渺茫頑鈍麻木正以成其
大不仁而無復忠君愛國怵惕惻隱之真性是其于文成猶鬼谷

門下之蘇張荀卿門下之李斯也卽文成孰料其至於是而無善無惡之說旣倡雖欲不至是而不可得夫然後知東林性善之旨爲無弊也性善發於孟子孰不謂老生常談然自無善無惡之說熾行之後忽拈此二字以正告天下遂聳乎有迴瀾障川之功所以薰而習之者知夫忠孝名節之爲善而毀閑裂檢之爲不善善者之爲性而不善者之非性於是威不怵利不誘生死不顧而期以直達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斯鷹滂之徒所以接迹而起也然忠憲臨難貽書華鳳超曰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或謂此謙詞耳烏有性學若忠憲而區區負氣尙節如元禮孟博云爾者愚則謂狂狷之視中行學問品格有二而性善無二爲胡廣馮道卽竊附于中行而實墮爲小人爲元禮孟博卽不得爲中行而不失爲狂狷安見忠憲之中行爲性學鷹滂之爲狂狷而不爲小

人者偏非性學乎是故東林之中有以涵養兼氣節者有純任氣節者而均之其爲性善爲無弊明矣曰如是則東林宜有君子而無小人乃胡廣馮道之徒亦或不免何也曰斯不足以責東林也語性善之同卽古今之遙可以收之於同聲同氣之列語氣稟習俗之異卽家庭之近而不無舛錯不齊之倫如卞壺之二子一門殉節父子同也異則有父擊韓嫣而子降匈奴如李椒李陵者矣江萬里之弟萬頃以罵賊支解兄弟同也異則有兄歸漢室而弟仕僞朝如諸葛亮諸葛瑾者矣魏徵之後有魏謩祖孫之直諫同也異則荀淑之後有荀彧韓琦之後有侂冑裔祖其能逆料之乎陳瓚之家有文龍叔姪之精忠同也異則王導之家有王敦柳玘之家有柳璨宗族其能預制之乎抑非獨此蓀蕙或變而爲茅百鍊或化而爲柔如伍被諫淮南而卒與反謀沈文阿抗霸先而終

投陳室其人蓋往往不乏是一人之身且前後改觀一事之跡亦
初終各異乃必欲盡千百里外之交游徒黨惟我是聽而無一二
之敗羣不亦難歟且今之致疑於君子小人之雜者謂假道學之
貽詬士林耳夫假道學不待攻東林者言東林先已慮之甚久而
防之甚嚴也邵文莊曰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端文嘆其深
遠而涇凡先生則謂今人講學在縉紳只是明哲保身一句在布
衣只是傳食諸侯一句蓋道高尺者魔高丈入我門者壞我法諸
君子方且累唏三嘆蹙於勢之無可如何而急欲以登壇提命者
願天下之盡爲真而無事乎假人乃因東林之不幸有假而概議
其真豈所謂有過中求無過耶如必求其過則熱腸輕信所謂不
知人之蔽諸君子亦誠有之然古之號知人者無如蘇老泉之於
王荆公要亦荆公蓬首垢面不近人情故因其太矯而卜其險譎

若欺誑東林之輩則言論動作必求似乎東林之所爲我忠信彼亦忠信我廉潔彼亦廉潔我議何事彼亦議何事我讀何書彼亦讀何書此雖絕識如眉山亦恐墮其雲霧中而況識鑒遜此一等有不至如歐陽之延譽荆公趙鼎之游楊逆檜者哉而亦可以株連移坐否耶故曰斯不足以責東林也曰如是則東林信無可訾而或又疑其空言而無用與拘俗而可厭何也曰觀林公平華道南祠記及愚序謂東林有三大功則非無用明已而今且申言之如昔人議南宋道學之腐嘗謂金人入寇正不知楊龜山坐在何處愚謂天心之悔禍不早朝廷之信任不篤卽李綱趙鼎坐在中書帥府卒不能清蠻帳以還二帝之車而獨責龜山可乎且學未有不講而能致用者如網於七十餘日間爲中興名相而彼則嘗以易春秋疑義與吳元中許崧老輩反覆辨難其亦以是而咄綱

爲無用可乎至拘俗之說愚尤見其不然夫手容恭足容重之類
乃孟子踐形之教非道學創爲之而可厭也如不喫茶不觀畫昔
人已辨程子無是言抑學者亦未有沾沾從事於喫茶觀畫之間
便以爲雅人深致而不可厭也凡人之足厭者爲其面目可憎語
言無味耳若講學諸公在萬泰天崇之間皆侃侃嶽嶽不減魏徵
張九齡之儔而識者延望丰采方謂鄭公之斌媚復出曲江之風
度如生譬之論詩正如古人所云遠猶辰告更韻於楊柳依依之
什而今乃等之爲厭棄之物斯何說也夫人情之與厭反者愛敬
感頌而已可愛莫若晉人風流而陶靖節曰疑義相與析則講學
之詩也可敬莫若方孝孺十族之誅楊椒山見殺鄒南阜廷杖而
三公則皆以講學起家也可感莫若王陽明之功一奮而揆寧庶
人之變俾宗社易危爲安生靈轉戚爲喜貽福孰甚而陽明則終

身講學人也。可頌莫若李崆峒之文。孫文介稱其掃靡習，追古道。山泉激發，刁斗精明。品格在韓柳間，而崆峒則又常與吾邑邵文莊公講學。許下嗚呼吾孔子講學一言醴醕，千百世魁奇倣儻之人物，亦復何限？而或者以可厭相譏，此非無所用心之昏愚。卽閒居爲不善之桀黠而已矣。雖然，厭道學之拘俗，以爲不便於任情恣臆而逃之，其弊猶易知也。厭道學之平常，以爲無關於了生死、徹性命而逃之，其弊則難知也。今天下此弊亦披猖矣。夫顧高諸先生嚴心學、性學之辨，又常與管公東溟、錢公漸庵輩力排佛學之非。而今日吾黨之士，必望而羣附焉，則何爲者？況其弊又有不止於此。昔人問羅盱江曰：「何爲異端？」盱江曰：「今日秀才們便是孔子之異端。」今日和尚們便是佛之異端。試問吾黨之逃孺歸佛者，果能斷緣息想，六根圓通，以證性耶？果能平等無諍，忍辱行持，以

待人耶果能六度萬行隨順無礙以濟衆生果能體取無生了本無速以究生死耶能如是庶不負此一逃若猶未也則是以和尚易秀才既爲孔子之異端以假禪學易假道學恐又將爲佛氏之異端嗟嗟何如亟反初服以守吾東林之教之爲愈乎

兩東林辨

嚴毅

吾邑兩東林其可徵有三東林據遺曰龜山先生書院久廢隆萬間有庠長盛君盤銳圖興復具呈請之耿宗師宗師嘉允下其事於諸生僉謂以僧區言則保安本也東林支也馮擇賢錫山志大各有所隸故城內東林菴名保安寺下院以爲保安之所統也以書院言則城東之東林本也保安之東林支也茲欲修復盍專於本焉圖之一徵也孫少宰柏潭先生東林菴紀略曰考邑志龜山講誦故在東林禪院右偏而王文成所記東林書院在伯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此則又

與弓河之東林相去遼絕二徵也高先生撰顧端文公行狀略曰楊先生令蕭山歸來依鄒忠公志完於毘陵忠公尋卒依李忠定公伯紀於梁溪凡十八年往來毘陵梁溪間棲止東林聞伊洛之學後廢爲僧舍邵文莊公圖修復之不果曰不果則文莊講學止在保安東林矣三徵也由是觀之兩東林不可得而混也然歷觀諸序記中在文莊之東林而或援龜山以爲重在端文修復之東林而或援文莊以爲重毋乃近於誣歟曰非也援龜山者示嚮往也援文莊者推先志也地固不可混而同道尤不可析而異也然則道不擇地今夫保安之東林其亦可以初爲初而旅春秋釋菜之儀歟曰非也營洛告豐祭川先河典有訓矣苟支與本並建譬支子不祭之謂何是故予欲明兩東林之辨正以表此一東林之爲重也

重建東林書院麗澤堂上梁文

鄒期楨

伏以往哲遐闢宮牆而勤仰止後學有待啟壇宇以示周行朝
誦夕莛只了師儒本分吟風弄月豈沾朝市纖塵惟知植名教之
防閑何意選奸邪之摧折緬懷涇里痛惜城南嗣前人幾泯之音
實後人莫諉之責幸明主表章爲亟旨煥中天而當事振舉惟勤
風行遐壤茲有耆儒吳某及諸賢後裔某等或接先賢之衣鉢起
其墜而維其衰或承先世之箕裘繼其志而述其事萃同方合志
之伍首倡於前因得聲應氣求之羣協助於後撫東林荒址尋書
院遺規未議依庸先圖麗澤文筆千尋聳長虹而朝拱春城百堦
帶吉水以廻環箭流引二泉而儲秀源源活水之逢錫麓擁九峰
以呈祥隱隱東山之望雖無鳥革翬飛之雄構以壯巨觀亦有土
階茨蓋之微規聊存舊貫是蓋道不墜地文未喪天以故復見天

心泰旋地軸道南祠香火幾冷仍看裊裊篆春風燕居廟磬嚮久
沉再聽鏗鏘明夜月杏樹存寸餘萌蘖他年應復成林碑文理萬
丈光芒今日還驚射斗禮爲門義爲路往來三益之朋左於圖右
於史俯仰千秋之友羹牆寤寐先賢精爽如存切嗟琢磨未學依
歸有託敬抒拙咏以寄遐悰

東 雲旌擁日麗晴空從今掃盡人心翳萬里乾坤一鏡中
南 天光雲影一溪涵離明照徹無今古鼎立三才許獨參
西 牆高直與斗山齊危微介處嚴毫末咫尺虞廷永不迷
北 遙望祥雲拱斗極化日悠悠帝力忘春風沂水從游息
上 數仞宮牆今古仰懸崖直上如等閒當仁由己無庸讓
下 潛底一聲聽半夜春來生意滿乾坤瞬存息養無皇暇
伏願上梁之後德自成鄰文常會友聞已過道人善勿虛講習之

功謹庸行信庸言直致中和之極此日今還再乃益信之當年道
果南良非虛語近則嗣本朝諸先輩之血脈遠則追有宋五大儒
之淵源蒲團淬困勉勤修務欲及泉成掘井筇杖肩聖神重擔令
無虧贊惜爲山函丈無塵定來作者朱絃未絕必遇知音慶聖道
大明於熙朝快儒風丕振於奕世

修東林書院識言

雍正辛亥

江日容

東林書院創於宋盛於明修復於我

朝歷攷前記廢興之故詳矣顧自康熙甲戌迄今幾四十年其間
雖累次續修而不久輒壞余乃捐俸鳩工爲葺新之知自茲以往
旣修者不能久而不壞而旣壞者亦必有人繼起而修之東林庶
渙然不朽也然東林之不朽有不朽乎東林者在耳昔龜山先生
之學源本程氏直衍洙泗之傳故道南祠俎豆千秋而嗣後如顧

端文公高忠憲公大闢講會固皆能以其身步武前賢羽翼聖道者也是以遭變構難東林遺址蕩然而曠世相感卒使規制復如其舊於此見人心人性之同而實則顧高諸公之精神命脈百世不磨滅者默有以啟之蓋思其人不忍泯其澤故諸公不以東林重東林乃以諸公永也今者望門而入堂構秩然幸東林之不朽必追續其所以不朽者而後爲無負於東林余愧鈍拙搜於世故未獲仰企前賢萬一而樸誠自守恒不敢爲欺已欺人之事讀院規讀高子遺書恍然教我而深望都人士之來遊於此者弘麗澤之功繹依庸之義以東林之學爲其學將東林之人卽其人後先輝映余今日之修葺其爲之嗚矢平故於工竣之日敢識數言爲他日券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七

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八

文翰四詩

汝東林倡和詩不下五百首珠玉陸離幾有美不勝收之憾
陸因追憶先子若谷公潛心詩學所著可與前詩吟壇珍賞
當手批東林倡和詩示陸輩曰諸公詩或詞華典瞻或氣體
高古洋洋乎一明之盛然以簡編誦向嫌其少若載志乘太
覺其繁蓋志者志諸賢之理學氣節也故詩之言關理學者
宜載詩之表見氣節者宜載外此雖詞華典瞻氣體高古均
可無錄焉汝曹誌之以俟後之君子陸以批言贊之鄉三師
暨和鳴兄僉曰此誠可以編次東林諸什矣爰依此例而泰
訂之并識先子之語

此日不再得示同學

楊時

此日不再得顏波注扶桑蹢蹢黃小羣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
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
舜趾善利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
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

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遺芳希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譬猶適千里
駕焉勿傷復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
出入四寸間雕鏤事詞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塞游
異趨均亡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
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
求得舍卽亡雞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爲君子儒勿謂予言狂
憶東林精舍寄示華生雲

邵寶

東林寺裏舊書堂三十年來野草荒百疇未忘初鳥韻一枝猶剩
晚柑香山懷龍阜神俱遠水問梅村脈故長寄語雲生爲磨石客
中新記已成章

東林書院占得東字

盛肇

吾道南來只在東山居徙倚水雲中雲開青嶂峰當筆水落銀河

月是弓楊子談經還有地生公說法總歸空江門慰藉天臺詔千載斯文感興同

和韻

王問

蓮蓉湖上錫城東舊是先生講學宮性善已聞推孟子道明端爲闡中庸春生絳幄橫經坐寒壓橋門立雪從遺址久蕪今復振令人千載仰高風

和韻

秦梁

龜山講學郭門東野蔓荒烟鬱畝宮卻怪空門崇異教祇令吾輩想高風濂溪水淨蓮花茂伊洛春生雪色融興復斯文在今日精廬先葺樾林中

和韻

王業

道在南兮亦在東萬方民物性相同修文德易鎔羣敵主敬功難

格九重十八年來虛夜月二三門下領春風周流孔轍原無定俎
豆於今只學宮

和韻

馬一龍

渺兮乾坤孰異同祇將吾道問窮通地靈人傑逢時起奎壁圖書
在此中谿徑百年歸幻迹門墻今日振家風叢林賸復儒林舊雲
樹森森箭水東

和韻

孫世熙

昔年遺址在江東千載猶存伊洛風魚躍鳶飛常日在行雲流水
總心融天花散雨霏林外壇杏含春入坐中選勝是誰能繼往斯
文興起屬羣公

東林書院成追憶先子

有引

盛淳

先子敷玄門下士追稱文玄子好古博學文章行誼卓然

於時爲四方名公所器重會耿宗師倡明斯道先子黽勉以從因念吾錫東林爲楊龜山先生講學處遂圖修復於隆慶丁卯萬厯癸酉兩具呈學院蒙批允行將會同志鳩工聚材斲竣厥業不幸於戊寅之三月先子卽世修復雅意竟成虛願能無埃後之君子乎垂三十年甲辰顧涇陽高景逸諸縉紳先生廼緣未就之緒經紀其成左復道南祠右建堂羣賢時至遠近交集而龜山講學之風復振一如先子所志焉九原有知良足慰已聊次東字韻以叙今昔廢興之感云

道南遺澤在茲東先子殷勤覓往蹤遠控江門盟主定近邀朋輩衆心同文壇尙爾疑殘雪講席依然振古風莫謂數奇功未就倡之必和在羣公

東林書院落成步楊龜山先生此日不再得原韻

萬曆甲辰

顧允成

此日今還得重明耀扶桑厥初赤子心懸象並穹蒼無端浮雲過
翳卻杲杲光努力事拂拭依然露元陽理欲判危微規矩成圓方
塵埃去復集真氣消鍼芒日新又日新何用而不臧性非猶杞柳
仁義寧賊戕無爲彼教惑吾道擲枇糠大哉義孔易洗心密退藏
不效淺薄子爭妍等羣芳天地人鼎立至大亦至剛欲仁斯仁至
安所庸徬徨先生旣南來道脈東林長守先與待後跼此如康莊
念我踰五十徒慙闇然章從前所縈絆不脫名利場何當一奮躍
藩決失羸羊日知其所亡月能幸無忘果能此道矣愚柔必明強
浩渺重溟波一葦自堪航流光不相貸迅速轉無常朝聞夕死可
仁者壽不亡苟非及時勉老至空悲傷中行未易幾必也狷與狂

東林新復龜山先生祠堂會講二首

許世卿

宋世儒風舊明時祠廟新
虛堂開講席廣坐集名人
見徹玄機洩談深道脈真
淺衷慙妙悟空負彼諄諄

道以多言晦知從無障新
試看傾耳者豈盡會心人
口說都成假躬行却是真
未能諳道味藐藐聽諄諄

讀東林社中齊景公有馬千駟章講義偶成 許世卿

古來曾見幾賢豪獨有夷齊一
餓高扣馬孟津披胆諫辭封孤竹
潔身逃一時生死窺探破萬古綱常整頓牢
誰羨景公千駟富泰山應不比鴻毛

癸丑至日麗澤堂卽事 十三首

錢一本

吳叔美邀予講易東林匝月始竟
予以十一月六日至又四月而日長
至其夕相與飲酒而樂之因爲詩示
學者開

關之義

切憇曾不畏霜嚴
況復長隨一線添
涉世未虛都是坎
褪躬無柄復何謙
蒙泉涓滴貞初筮
孚鶴和鳴慎考占
千載後先今券台
閉關時義好常拈

卽心卽學懷師嚴
毫髮無容自外添
遇雨獨行爲夫夫
逢川必涉是謙謙
同人有笑俱蘭臭
觀我無生盡瞽占
七日天行唯當念
雷聲夜夜爲人拈

子夜先幾甚有嚴
深根那畏雪交添
一陽此日初來復
千古同然更好謙
人道自兼天地道
易占久混郭京占
篋翁檐上原無得
聊爲伊川戲一拈

寒極陽生輒解嚴
化工生意若爲添
復關有閉方成豫
剝宅能安亦用謙
荆棘芝蘭俱自樹
禎祥妖孽不著占
一堂和氣爲真易
爻

象無勞屑拈

義畫無文示象嚴文周爻象並非添天如浸水由衷訟地亦旋山
向裏謙興至互賡刪後韻靜餘全露畫前占人間醬謁知多少覆
不成功便枉拈

一圈獨義敢無嚴子半回生法不添莫向天行觀剝復當於已意
燭欺謙深心步步開貞卜快口言言入妄占此日得來真不再一
番新在一番拈

理欲天人介甚嚴消來是減長非添澤唯辨下爲知履山必忘高
始到謙動變滿前都得象居安無在不成占盤旋註脚何時了我
欲忘言盡弗拈

舞雩三兩豈弛嚴定性何人受減添學不顏兮俱遠復狂如點也
是知謙請研屯馬離牛變更考需雲睽雨占到不省方纔入手任

從拈與不爲拈

伯誠溫克叔尤嚴樂玩精神似日添兄弟氣求孚兩兌游楊雪立
服三謙地雷合順天雷動伊洛同符河洛占宋教獨隆今亦盛一
班恭爲大明拈

冥爻默象靜莊嚴舊見捐除新意添無首羣龍更出震不盈大地
盡流謙足常步目隨時合主必還家至日占十八變成歸五十能
無大過始真拈

門戶譏呵厲禁嚴箴規藥石願加添玄黃酣戰故多剝好惡難平
亦少謙無妄每驚牛背兆中孚永喜鶴鳴占只將此事終吾老任
有花枝不再拈

四聖精神針芥嚴不容滲漏不容添家人咸履同人益小畜恒需
大畜謙隘陋終非爲腹訣退藏纔是洗心占圓圈生意無窮已夢

裏惺惺也自拈

六合瀾漫一息嚴卷時似減放時添一天星斗名真賁萬古心胸
號至謙立象原成君子務生耆那爲小人占鏡花水月非無在脚
未能撩手莫拈

至後七日聽啟新年兄講易奉和次韻

二首

史孟麟

霜威凜凜怯冬嚴律轉寒灰煖氣添動不以天終用妄止無實地
豈成謙眼明自識著前象心密寧須變後占誰是太和三十六宮
宮春色待君拈

聲臭都無指視嚴行生在在幾曾添化成觀愧人文賁善世勞慚
君子謙元達乾坤寧俟畫形知上下始能占往來消息還誰識且
向韋編信手拈

和錢啟新先生麗澤堂卽事

十首

葉茂才

談經不覺曉霜嚴濟濟朋來樂事添教闡先天蒙自解功開來學履彌謙乾坤開卷深深玩既未從頭細細占沉遇閉闕元始復願隨陽長及時拈及時二字本易文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與同志者勗之自註學易須知獨體嚴性中無減亦無添一私未淨還宜損萬有兼收又貴謙屋漏有虧非實際影袞無愧是心占從今悟得閑邪法靜閑玄關自在拈

陰老祁寒不久嚴微陽脈脈漸加添天行既滿難更益神理陰培定屬謙泰華不辭拳石小蓂莢亦備聖人占量如滄海常虛納萬壑爭歸任汝拈

密密重陰令正嚴一陽生意暗中添人心消長須休復造化推移亦用謙庭草未春還斂翠野梅逢臘已堪占床頭一卷先天易閒與涪翁對雪拈

酒力驅寒漸解嚴一般春意滿懷添折梅見兔堪觀象野老村童
尙識謙河上有圖勤把玩畫前無事杳難占相期說到忘言處日
擊曇花帶笑拈

獨坐虛齋內省嚴本來無物強加添常愁涉世多遭蹇不道持盈
貴守謙逐逐徒勞休咎想憧憧在問吉凶占不如拋卻還無極嚴
子灘頭把釣拈

寒宵默坐漏聲嚴活潑真機靜裏添四聖併參方備易六爻全吉
獨歸謙道窺元始天心見管測飛灰地脈占俯仰兩間求不愧須
將爻象反身拈

舜跖初分一髮嚴利根芟去善苗添學顏苦卓憂方解似旦多才
禮更謙莫放緊開開別竇只從丹府覓靈占乾坤鼎立非容易百
尺竿頭努力拈

講席初開冷乍嚴笑將春服傍冬添圖書共闡人文賁童冠相隨
禮數謙竟日欣霑時雨化一時遙應德星占清朝林下真堪賞漫
把金鑪寶象拈

動物惟誠最緊嚴如消冰雪水平添常懷掛劔交徐信真假溫恭
下士謙鶴在陰鳴聲自和豚從孚格理宜占心真感應如影響好
把中爻仔細拈

讀中孚卦有感 自註

按先生和麗澤堂卽事凡三刻此則最後改定存爲十首者
故與點朱餘咏所刻小異詩獻謹識

和韻

高攀龍

風懷寒空天地嚴雷聲半夜一陽添相期勝友爲休復更矢虛中
受益謙百慮已從歸處盡一元只在動中占人人自有圓圈在此
日先生爲一拈

和韻三首

張大受

伊席高談立雪嚴紅爐點後若爲添六陰盡處堪觀復一線生時
得益謙妙脫陳筌非墨守直探玄奧是心占先生象像惺千古好
其吾儕細細拈

師無常住得心嚴腔子寧容一物添嘿握三才機在震微參四聖
柄由謙持危履虎防川涉體健乾龍動吉占學易數年無大過憑
君五十爲人拈

易簡功夫屋漏嚴滿前爻畫更何添天時無往而不復人道惡盈
而好謙爐扇忘年心上易筠簾垂肆象先占雨花滿却臯比座且
自焚香任意拈

和韻二首

安希范

寒衝孤棹氣方嚴入坐陽和頓覺添誼重師資眞聚萃年忘少長
各鳴謙乾坤欲發千秋秘亥子先開七日占自恨臯比忝侍晚從

前妙義乞重拈

潔淨精微易教嚴紛紛未免畫蛇添童蒙初筮真求益先覺無勞
過自謙一念慊欺應有辨六爻凶吉莫徒占不知未畫羲皇意當
下何如信手拈

和韻 五首

劉元珍

宇宙堅寧氣自嚴一陽來復本無添澄心无妄還須震受益同人
利用謙未悟畫前原有易誰知言下吉先占庖犧秘訣今全剖到
處圖書信手拈

閉關明訓懍霜嚴獨復何須管氣添霹靂一聲來自巽豪雄萬事
總歸謙當風勁節尤防晚八土靈根好自占靜對哲人餘愧忤六
爻精義爲誰拈

陰陽消長界長嚴亥子先天不用添迷復有災輸未濟得輿攸往

更崇謙從來庚甲隨時轉到底乾坤有吉占造化不尸傾否力微
茫一線任人拈

剝復吟
白註

地撼山搖戒烟嚴返觀無事復何添已從羨里尋遺跡更向韋編
筮福謙折盡老梅春自到射餘雛鳥氣先占紛紛過眼吾何有碩
果甘來喜自拈

聞道明夷入室嚴卻從睽處得朋添閑家那得威如吉遇巷猶疑
枉道謙矢口噤嘻毋失節懸弧張說自相占離中兌巽從高下有
物交關不二拈

合詠家人
目註

和韻

四首

鄒期楨

從來易旨最精嚴俗學難將臆見添久晦斯文應有復直擔吾道
可容謙庖犧須向畫前晤凶吉還於念裏占試取諸家相較勘先
天玄奧屬誰拈

動幾活潑靜方嚴動靜交修學日添三月不違非遠復數年無過
見真謙誰言善易休論易須識心占是玩占領略先生觀象訣乾
坤何處不堪拈

臯比講論正冬嚴環聽橋門日日添白簡舊持曾蹇蹇

先生以抗疏拂衣故

韋編新絕尙謙謙語爻默象時時易修吉違凶事事占認得乾
坤真面目天根月窟任君拈

朝來感發令方嚴聽得潛雷線已添始信天開真在子亦知陽進
本由謙文周孔義皆義畫悔吝凶爻盡吉占三十六宮搬弄熟超
超立箸目前拈

和韻二首

鄒期相

潛底雷聲一震嚴俄傳畫漏線旋添吉先始信幾由動益處還知
道本謙圖畫以前原有易卦爻之外豈無占千言萬語縱橫說觀

着天根匪浪拈

身心體段向來嚴講易功夫今更添易理須臾當龜龜斯文千古
在謙謙吉凶悔吝皆由動象象爻辭總示占透得先天消息後乾
坤只當一丸拈

和韻二首

吳桂森

消長機緘既孔嚴箇中着力更須添天心可見惟來復地道能行
只一謙指出畫前元有象會來言下盡成占從今得扶義皇秘易
簡工夫處處拈

讀易三更夜氣嚴星星活火地爐添望洋海若驚師有仰止山高
得友謙月色中庭言外象梅香一點眼前占羲皇意思憑君看莫
負天花滿座拈

和韻

張雲鸞

四聖圖書示象嚴紛紛蛇足不須添剝終乾果從根復艮止坤輿
豈貌謙商不出途羣動息后無遠省只心占常將此意從容玩未
畫玄機恍惚拈

和韻

華貞元

丈夫何日不霜嚴但怕今朝負綫添既得介心成地豫還將實意
證山謙斯文一脉憑誰續吾道千年就此占舉比塵揮霏玉屑起
緣早向箇中拈

和韻

四首

黃廣

歲晏談經雪色嚴喜逢長至日初添一陽葭管天還復三絕韋編
聖亦謙鳴和鶴陰言下合飛潛龍德象中占聲聞轉覺如河漢那
得忝前自在拈

語忝太極自精嚴千古憂心一晝添開國有功唯蹇蹇持身無咎

是謙謙貞元每向先天覓剝復還從子夜占愧我閉關疑未質且將根窟靜中拈

幾盡無文一字嚴天心欲洩衆爻添崇謙氣脈剛成復克復工夫總是謙河洛有靈憑世解竊龍無意任人占管窺不及千秋訣敢乞筌蹄日日拈

誰人識得自心嚴名義津津問學添半世綸巾唯好遞三冬杏席見鳴謙朝懸秘笈由心悟夕啟藏書與衆占大道古來無捉摸從今指點可常拈

和韻

錢學禮

今人寬處古人嚴一日工夫一日添原始閉關方有復要終伐邑乃成謙爻爻會變還非易念念先幾纔得占洗到退藏真是密却將何義向人拈

東林集卷之十一
季春旣望東林聽講後用鹿游翁韻代講者述意

許世卿

後生懵懵未聞道先覺應須一傾倒
大學規模極治平小學工夫
靡洒掃講壇講帳非潦草同盟同社言歸好
楊柳風來梧月皓高
談細吐胸中抱朋來遠方投鑄造誨行不倦
何知老指與真心令
自保揭出倫常令自討大公一念達
旻昊矻矻孜孜嫌未早聚樂
能無求友生人當試聽嚶鳴鳥

東林習靜有感

劉元珍

三窟經營計獨周誰知身世一浮鷗
蒼桑迭換須臾景舜跖初分
萬古憂看到盡頭機自息證通來脈體全
休人人共有真歸宿何
事紛紜角斗牛

同諸公集東林送吳叔美丈北對大廷二首

高攀龍

從入新年飛雪頻東林今日酒堪親未舒柳葉須經月欲放梅花
更浹旬我向白雲尋孔樂君趨丹陛紀王春渭城一曲勤相勸落
日寒風此味真

同心樂聚豈嫌頻信有人間道義親散步吟詩曾累夜閉關讀易
動彌旬君趨北闕瞻堯日我向東林樂點春把酒莫辭今夕醉寒
風淒雪此情真

答東林諸先生原韻

二首

吳桂森

數載追隨未覺頻無端暫別憶常親遙天孤影歸何日故苑嚶鳴
隔幾句半粒難忘真率味三盃自醉太和春他鄉此去時回首爲
望東林一脈真

濁酒時呼莫怪頻天涯分手暫相親韶華轉眼難今日歲序催人
近隔旬席上清吟風雅意燈前細語畫中春殷勤密訂千秋約此

際交情味更真

麗澤堂紀事與同志共勗之

鄒期楨

萬古弦歌地良朋快盍簪交從淡處久義向靜中叅風煖鳥聲悅
晴曛草色酣吾徒名教樂雅不在雙柑

東林坐雨

鄒期楨

一番涼雨過四野響蟲聲天際火雲薄樓頭秋思深忽驚薤飲冷
頓覺葛衣輕夜讀久疎矣呼童拭短檠

和葉參之過東林廢院

十首

高攀龍

東林廿載各成翁興廢存亡似夢中惟有門前楊柳月清光無恙
轉春風

相看種木已成林愈歷水霜氣愈沈屈指同遊二三子各須自種
不別心

滿目蒿萊三徑荒秋蛩吟處舊升堂黨人未死傾葵藿一飯君恩不可忘

擬栽杞菊廣除中修竹寒梅也不窮試問詩人堪涕處何如杜甫玉華宮

有成有毀是真詮大運誰能免聖賢倏忽古今成幻迹現前不動只青天

幽人生計是雲烟蕩掃巢窠屏俗緣大道甚夷無一事凡心着處總成愆

浩蕩乾坤到處安孰爲私舍孰爲官但教安宅能無曠秩秩斯干本自完

竹徑茅齋此日居簾梢橘刺欲教祛白雲片片溪流靜黃鳥聲聲樹影疎

城頭曾築小方臺四望長空萬象恢今日荒墟惟草色春風依舊有情來

最爾東林萬古心道南祠畔白雲深縱令伐盡林間木一片平蕪也號林

按葉間適先生廢院詩嚴志未載而註云補刻至先生令嗣
滿耕先生和韻內有自註云詩亡則原倡之不可復得明矣
延珍閣經畚先生撰先生行狀內亦止有世法遞興還遞滅
乾坤不毀只吾心之句又有惟有靈臺須保護片時傾圮即
成愆之句噫先生之情見乎詞矣今先生忠愍暨諸先
輩倡和纍纍而先生原韻竟不獲傳惜哉

過東林故墟有感次園翁葉老師韻

十首

鄒期楨

五湖烟艇遯思翁麟閣無心問畫工怪殺鷓鴣妬鷺鳳冥冥霄漢也難容

乾坤開闢此東林多少昏蒙起陸沉成毀不須悲倏忽當空皓月在人心

龜山舊址百年荒千聖精靈闕此堂涇里城南尋墜緒遺音在耳
豈能忘

興廢都歸氣數中國匡厄蔡未爲窮但須護得光明地海濶天空
盡是宮

登壇第一戒言詮鐘磬聲中接古賢講席不須爭作輟昭昭旭日
麗青天

城隅片地絕風烟傍柳隨花借半椽試問世人皆欲殺菜根三寸
有何愆

肉食誰扶廟社安暗維名義佐當官無端難起桓司馬不使官牆
寸瓦完

纔蒙訪落上徵車旋點青蠅一旦祛壇宇不妨誅削盡吾心原自
有安居

東坡志林卷之十一
使者承風毀講臺如逢兵燹倏成灰祠前二杏依然存好護遺根待後來

一過荒墟一愴心先賢遺澤繫思深喜逢日月重開霽紫氣西來

照此林

祠之毀以乙丑至丁卯秋崔魏成

丁卯元日謁道南祠懷高景逸先生

鄒期楨

每逢元日坐春風筮得行藏共折衷底事舍中來鵬鳥忽驚天外墜冥鴻董狐正論三朝憤孟博遺忠一網空謁罷先賢重惆悵友朋相對思何窮

元旦謁道南祠用去歲韻

鄒期楨

平地何人起颶風風恬白日見民衷從天霹靂驅饒虎徧野玄纁會隱鴻廣廈優游儒彥接淫祠蕩掃佞臣空古來問學皇王業遞衍淵源定未窮

同顧子方謁道南祠過東林廢址詩以嘆之 吳應箕

同展道南祠而傷東林址東林何負國草色已及紀不見崔魏時
金碧連雲起巍巍九千歲蓬蘽安所倚萬古此東林子無忘所始

同次尾作

顧 杲

秋陽暴東林巍然道南峙先帝重賢者折毀不及此講堂遂荒蕪
斯道亦已矣小人素忠奸君子雜怒喜朝野學漸絕吾汝乃奮起
一二同心人往往隔千里春秋偶相過必求是非理庶幾化黨同
他日能不倚悲風自南來衰草滿基址垣墉昔誰勤何以爲後死
已巳春得表章書院之旨志喜 鄒期楨

中天旭日照荒林洗盡乾坤一片陰千古斯文原不墜六經遺訓
豈容侵春風恍憶當年鐸夜月重聽此日琴鼓吹休明在吾黨登
壇須見聖賢心

直指祁公世培興復東林二首

鄒期楨

勾吳片地峙乾坤飽食風霜道轉尊天上忽逢驄使至人問如見
馬圖存堂開麗澤延三益壇表依庸示一源旭日中天紅鶴舞蜩
螳寂寂敢誰喧

桑田滄海事何常只有斯文萬古光三載表章膺特旨一朝興復
荷巡方青天標出一輪月未學咸瞻數仞牆無限教思須共飲可
容奔逐利名場

吳叔美重建東林麗澤堂賦此志喜

劉士彬

葺廬仍葺舊青毡麗澤輝輝湛露鮮鳥革一朝欣向曉斯文千載
復經天時過秦火經求壁道沐春風卦講乾爲問東林蒙卹者何
如元祐洛中賢

復麗澤堂次劉東渠韻

鄒期楨

龜山傳下舊青毡千載依然日月鮮道喪五經遭烈火教明六字見光天羣居叅取惟敦復密地藏修在惕乾此是吾儕第一義可虞削伐遜前賢

答劉東渠韻二首

吳桂森

茆構新成設舊毡昔年桃李色猶鮮寒灰再活絃歌地旭日重開禮樂天講習要尋言外意靜觀須復畫前乾羣飛鳥革無從睹寤寐羹牆見昔賢

色借青荷一葉毡南來遺意久逾鮮六虛解轉調元軸方寸能開不夜天長處默消回泰否閨中基闢互坤乾千秋樞紐生生脉莫把行藏判聖賢

道南祠靜坐

鄒期楨

熏風南至雨初收時有鶯聲隔院流閉戶焚香成獨坐了無一事

到心頭

季純宿東林過歲

鄒期楨

爆竹聲催歲事忙那知閑處味偏長
憐予垂老還多累美爾隨緣
不戀鄉兩袖春風新道宇半簾晴旭
舊書窓祇因夙昔依歸在信
宿相安一敝牀

讀廢院詩有感十首

薛 采

天啟乙丑東林進六君子木主不肖隨高忠憲葉司空後
肅衣冠拜奠未幾而書院毀彙旃世丈示所鐫廢院詩屈
指往事愴焉追和

當時落落幾衰翁已愴斜陽不載中
拜罷六賢旋削跡城隅盡角
咽悲風

鳳不高岡鶴在林立朝丰骨戒浮沉
試尋百折趨東力印取千秋

未死心

誰遣芳蘭九畹荒美人留影照空堂范金無術吟長句已觸危機

莫肯忘

是夏余有疾忠憲長歌曰弔湘纍忌者欲贊之奄丁卯秋大病間猶洵洵不已未幾先帝登璫矣自註後同

舞象龍城講院中鬚眉儼雅思無窮興亡百里悲同運數點寒烟

半畝宮

子十歲從郡會議各先正時丁未八月也丑寅間龍城幾議毀幸而不果

拈來一哂不堪詮漸愧餘波又後賢半壁長江弱於髮居然獨坐

與回天

弘光偏安區區猶修往鄰

黨碑屹屹比凌烟伊維風流別有緣較昔龜山超一格皎然出處

總無愆

東林先輩始終無受要人牢籠者

鷗鳥機忘也不安盡憑羅織博高官東林已作危巢破羽族何心

問卵完

當時合下見得如是

一片空明映水居葦蕪叢發倩誰祛同文柴市吾師語廿載盟心

兩不疎

子師倪文正贊忠憲數句遂爲後日殉國張本蓋師直以柴市自矢卽甲申讖也

撒手人人萬仞臺胸襟端自講壇恢如今拾礫存先德髣髴逍遙曳杖來

孔林傳得易前心勿畏投林苦不深萬壑千巖拱吳地迥從霄漢辨瑤林

追和高忠憲公先生東林廢院詩原韻

十首

宋之普

寤寐生平仰若翁於今問道正吳中如何壇坫遺墟落誰砥流風入道風

叢爾荒祠道德林飛甍畫棟並銷沉雖然滿目榛蕪淚無限斯人萬古心

道南祠下暮雲荒三十年前舊講堂祭器威儀猶彷彿率由何以不愆忘

重尋講事羽書中
兕虎猶疑吾道窮
雲構初成新氣象
巖瞻何減舊時宮

忠憲遺書著道詮
聿新梁木仗高賢
阿咸不僻竹林興
衛道精心可問天

日觀練影見江烟
符剖道鄉真勝緣
何若修明方不負
蹉跎對面卽過愆

漢家黨錮沸長安
書院戈矛到宦官
在昔平蕪心寄久
於今輸與報粗完

歸然廟貌又燕居
平旦齋心鄙吝祛
相對光天多靜侶
微雲河漢樹烟疎

道岸先登百尺臺
維時天地自恢恢
只今數畝荒烟裏
日有儒流結駟來

陽回七日見天心絳席重開麗澤深門外擬栽桃李樹東風花發又春林

乙未新復燕居廟成敬和忠憲先師廢院詩呈高學憲十首

秦鏞

龜山嫡派紫陽翁脈演梁溪日再中三十年來興廢事道南祠畔轉春風道統

昔年朝士惡東林世道凌夷遂陸沉一畝故宮今尙在誰人認取不凋心朝局

憶昔門牆廣八荒先人舊學早升堂自從點瑟音中絕遺訓書紳未忍忘師傳

一片蒿萊廢院中傳來薪火正無窮得其門入如觀海不可階升此學宮廢院

麗澤堂中演聖詮
歸然遺構仰前賢
劫灰未燼看來復
消息無多只問天

志喜

四郊多警足烽烟
一卷義文好作緣
再得草廬逢此日
願相糾繆與繩愆

交勉

浮海居夷到處安
只緣主宰是心官
要知名教無成毀
破碎乾坤節自完

諸賢

儒門淡泊自堪居
異學紛紜且未祛
絕愛比鄰禪院靜
門前車馬到來疎

異學

燕居不日擬靈臺
惟有依庸尚未恢
千古同心應不少
但能繼往自開來

頌美
來頌學憲也
繼往開

喜看新構轉傷心
試望城頭草色深
遺老並隨風月盡
只今誰是舊東林

志慨

追和忠憲先師東林廢院十咏爲彙翁表兄復建燕居廟賦

十首

黃家舒

得失何須問塞翁斯文興廢轉輪中誰知滄海揚塵後復見當年
俎豆風

封章朝奏夕投林臯比區區挽陸沉豈爲清流爭月旦一絲九鼎
障瀾心

負笈登龍半入荒天家麟鳳早升堂傷心柴市啼鵲血獨向傳衣
記不忘

僞禁刊除日再中立黃龍戰已途窮草深白鹿猶留祠禾黍蕭條
哭故宮

寶錄難將救劫詮黨碑稽首禮名賢景仁君實如無恙應柱東南
半壁天

靈光石室化飛烟魚腹君恩托後緣急難還憑豫章守破巢危卵
幸無愆

升階肅肅步趨安舊日威儀嘆漢官領取同游後凋句九原翹首

紀天完

忠憲未刻遺書有天完集
告錄歷代節義士自注

清波古堞映幽居道服橫經好攬祛不借春風種桃李數竿修竹
伴蕭疎

厥祠行宮盡廢臺始知天網本恢恢道南遺築今如昔彪虎兒孫
掩面來

開來繼往孰同心家學淵源佩服深步兵不死阿咸在肯但風流
比竹林

東林廢院詩和韻

十首

鄭敷教

端居識得主人翁未墜斯文慘愴中不爲等閒耽唱和一般拈出

舊家風

裴裴冠劍蹈山林
文獻中州未陸沉
祖禰不祧千載位
兒孫猶識九原心

忍見菑畬是處荒
睢陽嶽麓一空堂
從教剗削門庭限
定性書中說兩忘

十二樓頭明月中
瓣香片片未應窮
應知風雨黃昏後
收拾塵心到故宮

石鼓無聲妙不詮
相逢班草坐諸賢
高山流水遺魂在
辜負西風立雪天

一線清流一縷烟
書麟絕筆悟因緣
黨人死去留元氣
不怨君王禮數愆

此心危處向誰安
役役行休物亂官
大好樓臺圖畫裏
先生薪木

未全完

猶有聞知近聖居
苔碑荒湮襲衣祛
尋嘗樂地塵緣外
歌咏春風次第疎

冷寂三簷舊講臺
網羅今古尙恢恢
實亡名在知興復
此道人間無去來

今日方知上古心
星源直接見遙深
千秋興廢渾閒事
莫漫新詩把八林

和韻 十首

周茂蘭

身經離亂忽成翁
不負平生只此中
人物衣冠都改舊
猶存廢院仰高風

淵源理學著東林
北面清池身不沉
歷盡繁霜風雪後
方知勁節歲寒心

忠憲被逮投池氣絕
不作自註後同

著處烽烟學業荒何如舊址肯斯堂人趨熱艷遺風遠三百年來
恩竟忘

興廢存亡在眼中蕭然四壁不愁窮雞鳴漏盡披衣起猶憶先朝

侍學宮

余在都門得與幸學大典

空談忠孝豈言詮身荷綱常賴大賢自古丹心留汗史長隨旭日
麗中天

悠悠獨坐對蒼烟羶境消融近道緣但教子孫能率舊總然千祿
也無愆

閒看車馬逐長安巖穴何曾見棄官壯士每從名利失古來貞操
幾人完

市廛宜避卜山居佇望高人共執祛戴笠荷鋤今日事詩書筆硯
自生疎

當年會講聚樓臺前哲規模何日恢
荒草殘林堪涕泣山間惟有白雲來

復來七日見天心陰盡陽回氣自深
一旦鳳凰霄漢舞梧桐生意鬱成林

和韻六首

葉光輔

鳳拔龍超羨此翁清標熱讀父書中

忠憲行狀爲先司空自慚不
手筆自註後同

及門前柳曾侍先生列下風

余生晚未
識忠憲

盛衰興廢一寰中痛哭岐途處處窮
碣斷碑橫人去後傳言是處有深宮

平林分得一溪烟不向塵埃締世緣
心地孤明如皎月也無功績也無愆

年來無夢到長安肯羨吳儂作熱官
寂寂草堂深閉後一編玄草

註初完

塵勞應不到山居鳥弄庭花草自祛風過松吟濤勢起雨餘竹靜
鳳來疎

從來不死是人心十首騷詞唱和深廢院詩爲先司空倡韻今亡矣寄語斯文後
死者良知不昧卽東林

和韻十首

秦坊

講堂遺址儼文翁廿載荒荆細雨中悵望閩河非往蹟欣逢俎豆
舊清風

燕居初建擬儒林百代威儀嘆陸沉何幸再扶梁木起兩楹餘奠
喟同心

淡紀經營一旦荒高山企仰僅空堂魯恭廢宅聞絲竹冠劍依稀
敢盡忘

午過難言日再中狂飈吹影逝無窮一絲倘得扶輪轉日觀依然
聳岱宮

六經風雨失真詮講席橫開俟後賢誰寄典型誰祭酒重瞻麗日
載經天

石壇零亂古松烟時見山獠向木緣元祐碑豐臣罪小自知名姓
勒無愆

痛哭長沙策治安一時雷電自中官湘沉七尺悲忠憲最喜溪流
節愈完

古堞清池有道居百年塵土此中祛東南一畝閑離黍莫謂興亡
料理疎

樽俎何煩更築臺幽人掃地白雲恢酌泉自薦斯文主誰抱商家
祭器來

結構依然萬古心
鳳麟巖伏寄愁深
梁溪不盡淵源水
力砥狂波在此林

和韻八首

華廷獻

垂髫負笈此門中
幾度滄桑嘆路窮
黨籍已隨炎祚散
癡癡猶逐漢離宮

興亡根蒂平蕪外
人物殊途落照中
翻幸劫灰飛得早
絳幘不受幕雨風

力不逢年也不荒
枯藤爲座草爲堂
三都此日誰堪賦
底是寒灰未可忘

師弟君臣沒處安
殘碑何日續稗官
桑田不爲賢奸蓋
若個彫零若個完

蒿萊能指佞人心
一代玄黃血未沉
賣國修書多曲筆
大端興廢

屬東林

廬山白鹿已忘詮薪盡燈傳在後賢縱使幾番風雨夜朝來仍是舊蒼天

織兒已壞大家居隻手荆榛儘自祛留得箇中方寸地鋤風犁雨莫教疎

一線東林是孔林海天聲氣水雲深晨鐘隱隱荒烟裏喚醒千年學士心

和韻十首

左國棟

端文忠憲暨吾翁功罪死生在此中訪舊偶來尋故址萋萋荒草起悲風

當時詔獄盡東林惟有汨羅先自沉草就達天三路表空留向日百年心

誰創闢祠講院荒先皇有詔復書堂諸臣雖死應含笑聖主深恩
不可忘

坎壤悲吟九辨中豈知天運竟終窮龍蛇正擬興遺殿麥秀那堪
問故宮

完明何能救劫餘在原猶幸有高賢爲修石室藏書處但見靈光
夜燭天

抱城水氣萬家烟倘得登堂便息緣議毀上書諸賊子至今清夜
可無愆

難言廿載舊長安爲借東林博好官試問兩京失守日幾篇忠孝
幾人完

茅齋蔬圃儘堪居三徑蓬蒿盡掃祛獨有竹梧供鳳食新栽一院
影疎疎

時雨春風覆舊臺荒涼爲待後人恢欲留一線於今日霜雪難禁
撲面來

滄桑至此莫傷心回首草堂歲月深笑殺桃花溘朝露何如松節
得芳林

和韻六首

桃宗典

寥寥後死又皆翁偃仰無慚溝壑中縱有元規塵撲面一亭涼月
自清風

把臂同聲易八林莫因桑海悵浮沉吾儕弱植支風雨今日猶懷
松柏心

由來簞笠啟山荒何況師模舊講堂忠孝豈隨陵谷變瓣香一縷
自難忘

詩書不是假名詮一線孤明賴衆賢崔魏冰山彈指化東林棧桷

自撐天

出處窮通安不安只須清夜問心官
請看致命高忠憲七尺身名
萬古完

先生大節凜羣心猶子遵時雲臥深
仰止觀型看世世千城何患
不如林

和韻十首

施元徵

數載歸家田舍翁興思往事悶填中
幸爾斯文天未喪中流有柱
砥狂風

從來治亂已如林不堪回首訝升沉
相看莫道乾坤改萬古常然
一片心

吾道南來喜不荒往時先哲競升堂
當年遺範猶如在孰謂今朝
大雅忘

天地還生大道中一開一闔轉無窮
運會雖經剝落盡誰知倏忽已還宮

此事原來不落詮凡心掃淨卽眞賢
休嗟講席塵凝久無言轉足契先天

爐香一縷篆清烟稽首前賢誰再緣
閩洛淵源危似綫欣傳家學得無愆

干戈紛起地無安不問山林不問官
泗水風光依舊好千秋樽俎復能完

草萊初翦落新居程門雪滿有人祛
坐得春風羣共醉數竿修竹喜扶疎

昔年整裾並登臺唱和雍容笑語恢
幾載靈光空寂寂風清蕊詠響重來

東坡書院志 卷之十一
聖賢講學只閉心心正纔於道脈深爾吁我咈稱攻玉益暢玄宗
振士林

和韻十首

華時亨

彷彿當年曳杖翁白雲來往有無中月明閒照興亡蹟都付漁樵
一笛風

斧柯纔盡復成林鬱鬱芊芊氣轉沉似續迄今猶未墜卻從人事
見天心

俯仰乾坤百事荒衣冠何日攝齋堂莫言一簣艱難甚牖戶於心
正勿忘

消息於言問此中興衰層遞轉無窮血飛紫蓋天應慟淚向東郊
數畝宮

由來八室是真詮堂構依然想昔賢三十年來興廢蹟半由人事

半由天

桃花含雨柳含烟青草池塘了俗緣閒笑謔夫無久計空餘遺蹟

掛前愆

往時有御史建毀東林願自註

一節不得蓋頭安中旨多傳出縣官

時瑞捏旨多云中旨

剝後故知徐有復

只今草創喜垣完

行人指點聖人居滿目風塵志欲祛爲問當年禁學者伐檀應恨計謀疎

兀然孤望一荒臺今日丕基已漸恢肩輿轉從眠石起一陽原是五陰來

每從講易見天心柳色池塘帶雨深松柏耐寒霜雪後依然顛木又成林

和韻十首

呂自咸

十五來遊今作翁萋萋春草舊庭中兩賢

忠憲
端文

隔世風常在曾拜

清風坐惠風

此地探玄翫易林伊人竟作汨羅沉遙知憑弔千年後遺表三行最痛心

宇內干戈四院荒東林尙掃讀書堂偶來訪舊捫苔石過午徘徊饑渴忘

少入高賢月旦中當年不信一生窮而今識得窮偏好傲睨浮雲半畝宮

無隱門風化自詮何須捉麈折羣賢招尋幾到林中坐莫負晴光二月天

域中何日靖烽烟老望昇平尙有緣私祀陶潛配王績頻頻勸飲亦無意

釋菜空堂詎敢安青蔬猶見送園官道南祠左鄰僧舍龍象鐘魚
也自完

荒院猶堪靜者居神遊太古百家祛每持玄酒酬三益竹外人來
月影疎

小構茅堂未築臺先賢留與後賢恢燕居依舊陳樽俎講席重逢
有道來

結構如斯易恆心此中山水自高深燕來遮莫巢新屋鳳隱能無
寄舊林

和韻四首

鄒陸

閒閒十畝舊池林鐘鼓聲傳教未沉此日再新堂構遠從君講易
見天心

蕭條竹石景都荒兎雀平分舊講堂珍重貽謀留世澤前賢鼓吹

未能忘

汨羅抱石此身安浩氣何曾繫一官脩竹茂林仍足戀先生原付後人完

曾從吾祖謁亭臺坐聽談經旨味恢懿長若知三徑改夜深應向

月明來

先大父經畚公同學私
謚爲懿長先生 自註

和韻 四首

顧 榛

蓬蓬蕭艾任渠荒休論依庸麗澤堂三徑有人心似水清冷滋味獨難忘

祠畔蕭疎雨禱烟冥心堪共白雲緣求羊續舊盟何日且學從先
頌不愆

散步寒虛問月居閒堦如水習塵祛春犁好雨堪驅犢偏覺書生
計轉疎

出世依然八世心，尙留遺跡沒苔深。
東林有地還栽樹，栖鳥將思返舊林。

和韻 六首

錢肅潤

千年堂構大開翁，古木蕭森萬象中。
孰料重游講學地，瓦甍葵燕麥動春風。

滿朝蕭艾已如林，蘭芷雖芳氣自沉。
試看白雲吹散處，悠然獨抱歲寒心。

江漢長流日再中，此間講道復何窮。
總然林木都刊盡，猶有靈光不夜宮。

人世如同弱草烟，唯公矯矯卻塵緣。
好修自古多爲害，東漢諸君

各負愆

離騷經豈其有他故兮
莫好修之爲也 自註

正氣曾懸御史臺，誰知天網亦恢恢。
魏崔死後真儒見，斯道千秋

任去來

後先同道亦同心芝草根長醴澤深昔日廢興今自復東林依舊

說東林

時彙旃學憲適有興復故蹟之舉自註

和韻

六首

張夏

偶拈興廢對閒翁千載修名唱和中止水淵源今有屬轉移道運亦家風

宮牆再闢乍鋤荒釋菜行香有此堂曾汎沅湘採蘭芷泰山梁木倍難忘

先天理數起環中剝復相因道未窮不但逆璫香火院立明無地弔殘宮

遺書百卷見心詮是處絃歌及象賢世忝師門私淑早城南分與一方天

戶外高峰九點烟
齋中靜坐七朝緣
春來伐木支風雨
棟宇新成象不愆

吾道常南天地心
君家世業益高深
籍成便是眞名教
賦否無須到竹林

和韻十首

施丹

再三珍重主人翁
劉禹錫萬古銷沉在此中
杜牧欲奠忠魂何處問

許渾野花黃蝶領春風
王建

玉露凋傷風樹林
杜甫高原禾黍影沉沉
溫庭筠前朝舊物東流在

佳逢霄漢常懸捧日心
錢起

三徑無人已自荒
皇甫冉烏衣依舊語華堂
岑參殘經窗下居然在

劉長卿此世惟君性亦忘
姚合

坐指浮生一夢中
劉鎔吳山楚澤意無窮
清江漢朝冠蓋皆陵墓

唐彦謙

重疊青山繞故宮

王建

一官如幻底須詮

趙嘏

鄉里衣冠不乏賢

杜甫

今日亂離俱是夢

韋莊

何人倚劒白雲天

李益

忽看庭樹換風烟

劉滄

弱水蓬萊付一緣

謝宗可

自是海邊鷗伴侶

陸龜蒙

天青水碧本無心

無問

教人氣盡憶長安

王翰

北闕威儀讓漢官

皇甫冉

牢落故園征戰後

鄭谷

幾人缺陷幾人完

張翥

每見青山憶舊居

張籍

高人應執化人祛

宋子京

柴門流水依然在

韓翃

白社驚秋草木疎

黃滔

百年多病獨登臺

杜甫

浩氣常扶宇宙恢

樓穎

後學未嘗忘教化

李郢

門前修刺孔融來

劉禹錫

不勞金帛更降心

陸龜蒙

天外山惟玉累深

皇甫冉

欲弔靈均能賦否

許源 淡烟疎磬散空林 劉滄

和韻 十首

李遜之

當年血碧痛吾翁同志捐軀一網中
幾欲登堂談舊事忝離滿眼起悲風

宵人指目是東林黨籍寧隨世陸沉
今日顧瞻遺址在是非不昧卽良心

先人遺澤未全荒風雨漂搖舊講堂
漫道東林傳護法當時朝議

詎能忘

中旨稱先忠毅爲東林護法見于天啟乙丑邸抄自註後同

聖道原如日正中一時明晦理難窮
碑成元祐羣賢盡猶幸薪傳半畝宮

玄黃舊案不須詮珍重遺書付後賢
濂洛傳心千古事好留正論麗青天

夕陽四望滿寒烟獨向林中結道緣著得書成模樣在羹牆寤寐

永無愆

彙翁新刊有
人模樣一書

那堪回憶舊長安國學會聞祀宦官此日磨碑看姓氏何人志節

獨全完

天啓丙寅毀書院後卽祀
逆閣于國學與先聖並

再得廬成好隱居門前荆棘盡教祛傳家只此箕裘在莫笑趨時

生計疎

彙翁新築名再得
草廬在書院之傍

爲尋往蹟一登臺後學心胸到此恢仰止敢忘先輩矩好從良會

樂朋來

每於弔古見人心賢聖芳規感倍深回首不禁興廢嘆門前修竹

又成林

再得草廬成與同志共咏

四首

高世泰

素王宮畔綴吾廬左屬賢祠樾蔭餘雖聽嘓鳴終日靜待栽修竹

一庭虛王維別業多臨水楊子立亭只著書却笑緇塵猶宛及潛龍無悶竟何如

春林釋菜集城東雨溼青皋草自叢俎豆猶存三代制兒童俱誦四朝風泠泠琴瑟生柯韻隱隱鐘魚出梵宮道南祠後有東林寺自註後同吾道廢興天已定舞雩沂水樂何窮

詰人何處可追隨心放能求卽是師與鹿偕遊常落落聞雞而起醒時時此中山澤林交翠昨夜風雷笋出籬閉戶十年忘得喪前賢靜力繫吾思謂龜山先生

由他龍戰自清寧一室圖書左右銘老圃隔牆時抱甕諸兒侍側每溫經昔年立雪傳河洛此日聞風感性靈家學有源探未得盼來三益啟吾局

再得草廬和韻有序 四首

張能鱗

冀旃高先生家學世德棲隱正園樂道著書裹足城市有
東發之操而兼其學似淵明之傲而歛其才仰止風標肅
誠造謁幸不我棄倒屣歡迎一夕眞十年矣讀先生草廬
四咏感而和之

由來天地一穹廬誰信勲名身外餘吾黨有心忠孝古當年何事
殿廷虛良知未許空禪悟格物非緣舊註書瞻仰龍山深慨慕漫
迴舟楫問何如

久欲尋源泗水東龜山未闕尙蒙叢道南方啟君家派學北欣觀
大國風廿載孤蓬誰漢節千秋衰草盡吳宮雖嗟一線如絲縷私
淑幾希正未窮

喜君繫澗不阿隨別有幽居自得師挹水洗心常汲汲傍山瞻帖
更時時素風五夜摧蘭畹凝露三秋護菊籬看到物情咸若此達

人何慮復何思

半生鹿鹿幾曾寧手自箴規口自銘洛蜀未分瞻見道嘉隆以後
亦譚經冀親舉比聞宗匠敢肅干旌訪巨靈猶幸東林喬木在盡
芟蕪莽復誰屬

再得草廬和韻

有序

四首

汪學聖

曩辛壬間梁溪高大宗師督學三楚本性命以衡文章崇
大雅而正風始期與楚人士共秉忠憲之芳模重新濂溪
之廢址學聖於時方焚棄帖括畢志經傳謬荷甄錄改復
初名每念今日長林豐草不掛藩籠深快當年仰斗瞻嵩
得歸陶冶聞吾師重墾燕居近築潛室岱宗在望滌濯欲
前因病遲行具函先報手書立答家刻惠頒學聖日置案
頭時勤誦服讀再得草廬詩春風春水恍移窮壑之情龍

戰龍潛益振觀海之氣謹依原韻勉和四章雖村傖鄙言
未能廣揚宗廟之美富或芳林弘構不敢峻視夫子之宮

牆云爾

春風浩蕩想高廬匡坐鳴琴講習餘得喪有幾心自審廢興靡定
念常虛龍潛不拔時占易鳳隱誰歌獨著書自昔在茲天可問伐
檀削迹總無如

無心世用卜周東林靜鶯啼花滿叢錫水遠通濂洛脈草堂重振
魯鄒風詩書幸不遭秦燬制度何須表漢宮吾愛吾廬三徑逸泉
甘蔬潔憶陳窮

願學生平孟是隨而今仰止賴吾師廬成人醉春風裏草綻予慚

夜雨時白雪難廣蘭在室

師居母夫人憂悽愴倍至忽庭蘭白華故遠邇頌其孝感如天章雲錦爛然

帙愧難爲和也自註

絳帷不設竹爲籬此間得失何從問龍戰水堅慎自

乾坤誰不快清寧敬義須參尙父銘
廻伏馬沉窓有草絲鳴石響壁藏經
斯文未墜天心定吾道常昭孔鐸靈
寤寐十年觀海志喫歌此日出柴扃

和韻一首

馮之圖

望古伊人結草廬
蹊桃徑柳惜殘餘
談經屐滿微言在
抗疏名垂
往事虛竹石無多
矜別業風雲所護
只牀書悠悠泮水
成今昔
鈴鐸聲聞尙儼如

發願當年不苟隨敢因代降歎無師轡軒古路經行處龜山先生牧宅在江
屬歸化承乏監司曾經過此字句天心八夢時庚辰八月官署夢
龜山在先生宅後自註將字句薄天心七字聲愿愿感人次屋後山容留翠綠南來堂奧
日一孝廉持龜山先生刻集見贈孰藩籬祠前不斷傳衣者魯壁秦餘最可思

和韻四首

趙玉森

依然雲樹繞精廬此日能忘立雪餘
花覆舊苔紅雨潤竹添新鐸
綠天虛靜戈再見方中日秦火猶留未燼書
自是聖恩深似海來遊觀感竟何如

君公經畫寄牆東手闢堂階枳棘叢
魯壁又新君子澤南天重被聖人風
規模夜協三三象指顧春回六六宮
珍重分陰莫輕度隙駒不再意何窮

纔說逃名名已隨一犁吾友釣吾師
直將高臥隆中意悟卻超然蓮社時
匡廬有東林慧遠結社處淵明獨不入社
學海淵源非借筏盪雲胸次肯編籬
知君久適行窩趣月窟天心好耐思

誦到清芬逾澹寧况看芳韻集貞銘
義熙處士心成史元祐完人語作經
日暖園橋懷漢澤月明樽俎弔湘靈
千秋堂闕從今闢一

任登龍莫漫扁

和韻四首

張琴

乾坤何處是吾廬重過柴桑思有餘
芹藻乍舒春漸永淵源仍續道無虛
高齋擬扣新青簡古壁應尋舊漆書
四十年前掘立地支筇又欲證眞如

幽徑重開惠水東先賢俎豆秬秠叢
網維旣立三才極禮樂原隆百代風
岫巖書探明禹穴雲亭草覆陋秦宮
須知觀海來遊客見道南歸樂不窮

久淹滄海少相隨故向河汾訪贅師
正是文章方盛日又當風雅復興時
山蹊更用今成路桃李須栽舊遶籬
會見六朝懷至德門牆安得弗追思

玄黃胸戰未能寧懷刺還箴几杖銘
學海一方開講席心舟千里

伺傳經況瞻揮洒毫常舞獨愧傷殘手不靈聊借半枝山水畔提
撕尚感到柴局

和韻

四首

劉雷恒

當年講得結衡廬肯搆於今意有餘數畝荒畦供隱逸一聲幽磬
稱清虛干雲初種堦前樹避俗惟翻架上書門外勞勞名利者此
中相望竟何如

先民遺則在江東講席依然桂樹叢論道乍開天際月談經直接
古人風非同綿蕞矜虛禮已異銅駝委故宮漫憶通家孔李並如
君繼述信無窮

不爲沽名名自隨百年儒雅幾吾師縱然湖海烽烟日猶是春秋
俎豆時共許孤忠懸北闕幸餘荒逕在東籬來遊見此新輪奐駿
烈清芬重有思

阜帽峨峨似管寧移文不待北山銘掃除茆土開精舍簡點晴窓
寫道經心在江湖成逸老地依祠廟肅遺靈何緣得比羊求侶三
徑逢君不掩扃

彙旃內叔新構再得草廬謹次原韻

四首

李遜之

百年傳說道南廬此日重經劫火餘時有古今分旦墓道無同異
礙空虛鱸堂舊列文公訓燕室今懸楊子書好向葵墻勤晤對不
須獻賦學相如

閒門窈窕水西東三徑幽花遶砌叢日月猶存君子澤衣冠無恙
古人風況留詩史和空谷休悵荆榛滿故宮我欲登堂期問道卻
忘逢世術先窮

典型在望共追隨仰止宮牆得所師前哲遺規傳奕世後賢繼美
重當時陸朱異派須分袒儒釋岐途好護籬悟得個中消息在更

於何處寄遐思

世自波翻心自寧間來開卷見箴銘只今論友惟三益夙昔傳家
有一經陶令田園居可樂馬融絳帳教尤靈堂前玉筍成林早獨
倚虛窗啟復扃

次和再得草廬詩奉贈彙翁先生

四首

陳瑚

違俗優游此一廬獨留絕業却灰餘帝皇王霸無千古雪月風花
有太虛白虎觀中同異席紫陽洞裏討論書十年去得惟矜字自
領玄談嘆不如

閒尋精舍到牆東坐竹看花踏草叢靜挹徵君千頃水春生茂叔
一堂風走西荆棘吳遺館直北塵沙晉故宮幸有道南存俎豆可
知吾道不終窮

半生踪跡效天隨茶竈書牀自得師浩劫正逢天寶日惠風難見

永和時同奇寂寞先生宅送酒蕭條處士籬誰道此存蝌蚪字壁間絲竹繫人思

世事無言學管寧但看座右有崔銘雨滋薜徑迎三益月上松窗注六經道脈龜山如授受家風止水識精靈鶴書不到潛龍地岫峴雲閣底用肩

題高叢旃先生再得草廬次龜山夫子韻

嚴福孫

此日還再得緬然懷滄桑方悲我生晚已驚雙鬢蒼側聞明盛時東林道同光諸賢振絕學戮力志扶陽窮理崇實功居敬依直方行尊物自疑豈在吐焰芒廢興固有時人謀良未臧煅煉及清流禍國乃自戕大道昭日月寧終擲批懷往復運相循賢達不復藏學憲起家靈修嗣前芳幸逢明聖君赫焉奮乾剛奉職典三禮夙夜嘗徬徨二楚及百粵覃敷教澤長拂衣返故林志業馳康莊

文獻猶足徵願言循舊章豈期文物區復爲戎馬場徹桑戒旣雨
補牢鑒亡羊斯文誠在茲任重安可忘先喆有遺訓及時貴自強
致道先居肆來學藉梯航顯約理一轍污隆道有常黽勉俟河清
大雅詎云亡再得志草廬中心還自傷短言述所聞敢辭小子狂
王春彙翁高先生會講東林釋菜禮成卽事賦贈

張光家

重開十日講壇新愧我遲來祇浹晨下榻對談娛永夕環橋觀禮
樂偕春反身規矩從先聖論世權衡起古人最喜象賢型範在一
門師友屬天親

和韻

高芷生

講席須從故得親何修不負此嘉辰交求勝已師兼友會訂將來
秋復春禮樂無非根自性聖賢祇是學爲人還思屋漏加乾惕兄

弟相期無忝親

和韻

王沈高

林木欣欣化雨新
羣英來集鼓鐘晨
孔庭常鎮千秋月
馬帳重開十日春
山水知音寧屬我
烟霞會意且隨人
濂溪風範今相遇
草色當窓道倍親

和韻

楊慶徵

南來道派孰圓新
闢徹心源暮可晨
禮獻仲丁求在野
曾連上巳氣全春
家庭進問斯成教
模樣留看是謫人
多少鳶魚呈上下
當前指點性情親

和韻

高蓮生

重提無欲旨彌新
夜氣常存在及晨
去盡已私還自性
融成天理卽同春
儒珍滿席須求友
家學探源敢讓人
俎豆林間虔對越
尼

山一脈覺堪親

和韻

高芸生

欣聞訪道客來新爲效趨庭侍十晨
南學再逢楊子日西堂還夢謝家春
此心此理原通聖庸德庸言不遠人
願得執經當受益一身修處合賢親

丁巳二月十九日恭送彙旃高夫子神位入再得草廬禮成
會講賦呈楚老先生教正

施璜

道南祠畔草廬新位置天然祀哲人
手築當年開戶牖神存此日薦蘩蘋
追思模範今何在幸與趨踰儼若親
再得光陰應重惜林間花鳥不勝春

丁巳二月十九日恭送彙旃高大老師神位入再得草廬禮
畢會講麗澤堂偕施子虹玉賦詩紀盛呈楚翁世叔先生

教政

汪師純

勝日林間氣象新
濟蹕對越集同人
書詒再得光珠玉
廟奕千秋
潔藻蘋振羽鴻儀
懷觀止學飛燕子
幸來親堂前並坐
揚徽緒滿
目行生次第春

按東林常先忠憲殉難後講會久輟先學憲復構燕居閣學舍續先忠憲未墜之緒一時學者咸得所依歸迨丙辰捐館舍從游之士如施道王先生輩不勝泰山梁木之感因告之先師設主專祀于廟旁之再得草廬并為詩以紀其事陞發侯得此二律穆然先澤亟補錄之告聖文見前卷

東林講堂紀事

癸亥清和朔

梁佩蘭

其望鳬車度碧湄
緣城花柳萬枝垂
經譚東觀人文萃
瑟鼓南風

月令隨七子
爐香傳道案
謂楊羅胡喻九李蔣七先生
三公祠火報功時

郡守邑台會獲持書院
誰攤開府飛軒意
前有信臣後杜詩
時余

示躬詣講堂致祭道南祠

和韻

高大酉

頻年訪道對清渭師友相資麗澤垂何處絃歌雖試割使君車到
雉偏隨尋常便欲觀神化分寸還當惜日時祖硯積塵需拂拭過
庭吾愧舊聞詩

和韻

高 崧

宋代儒風箭水涓先人繼業此中垂當年立德真堪久衛道同心
誓不隨一體樽俎修廟享又逢烏府禮賢時趨陪灌獻神人悅欲
述奇逢一詠詩

東林紀事二首

錢肅潤

乙丑三月十有四日撫憲湯大中丞經臨錫邑特詣學宮
旋蒞東林書院謁燕居廟及道南祠諄諭官師宜勤講習
越三日高子節培楚培敬約邑侯徐公旌兩學博會講再

得草廬同人咸集肅澗不揣鄙陋爰賦俚言一律用紀盛事

纔見鸞旂泮水回俄傳紫氣向東來中丞訪道崇先哲百職承風
忝後陪境內絃歌由倡率林間桃李倚栽培野人扶杖羣觀化爲
有賢星映上台

講道亭空址漸湮朝來講席喜重新門前遙立千年雪座上相逢
一月春已嘆灰寒還遇劫誰知火盡復傳薪老成邈矣遺型在記
得歸天正此辰

是日爲忠憲公殉節忌辰 自註

和韻二首

任文煒

道南佳氣昔昭回從邁於今賦肯來俎豆春秋豐廟食趨踰先後
愧追陪我侯戾止薰風煖多士殷盈化雨培聽得講而真妙諦歸
家何必說天台

舊德從來原未湮欣逢後起已增新環門侍聽看花雨講幄弘開
正富春狂海波廻吾有道儒燈灰燼此添薪傳衣幾度於焉覓莫
笑烟蘿負景辰

和韻一首

高莒生

千里熊幡帶月回殷勤訪道迴南來載瞻榦桷經營寓厯指樽由

灌獻陪

在簡先儒一評
自註後同

先集恭呈希鑒定

先學憲纂有五朝三
楚文獻錄紫陽通志

東林書院志中肅家房
問答止水年譜等編

後人子立藉扶培親承色笑聆猷訓此會

文光燭上台

昆劫餘灰得未湮其承節鉞道彌新琴堂暇日同人樂絳帳開時
滿座春南北同歸車一轍淵源有舊火傳薪卻懷止水剛迴甲空
奠椒漿嘆不辰

是日先伯祖忠
憲公全歸之日

和韻

方將

章天雲漢共昭同爲有人文觀化來穆穆魯侯歌戾止峩峩髦士
樂趨陪已將繞殿薰風拂更取隨車甘雨培一望東臯饒氣象中
階此日麗三台

和韻二首

秦 玘

一城傳遍紫駟回籍籍中丞問道來理雜是非嚴辨析人兼長幼
各追陪雲山盡有儒風被桃李無須春雨培屋圯榱崩方再建院
講室正在修葺人文浮動接三台

莫愁千載講堂湮借古思今往事新偃以得人兼學道點非三子
獨遊春愧難出類龍稱馬漫道成材琴卽薪先正流風翊後輩無
遑航樂及思辰

和韻

孫繹武

龍峰已覩五雲回鹿洞還聞千乘來夙與羹牆通寤寐不妨韋布

效趨陪風承禮讓官同恪道寄絃歌士益培歡動草茅思進賦忽瞻霞氣似天台

和韻

張夏

自是傳庭澤未涇仍聞載酒綠陰新周公禮樂光昭代新旨下部

野氏曾點沂雩適莫春冠蓋集時都偃草品題經處孰翹薪臨風

莫悼靈均則道運占興歲逼辰忠憲先師以丙寅年是日赴止水

歷甲辰建以崇禎戊辰建故云俱自註

和韻

吳廣培

麗澤堂危先跡涇神君戾止慶更新室為先素衣公所建生當斯

世逢堯日幸得餘閒樂點春四座清言霏似玉千年寶炬孰為薪

元臣倡始行羣吏吾道昌明在此辰

和韻二首

高正生

寒谷年年春未回忽驚淑氣自南來
光生泮水方成禮道重龜山
得與陪講席竝開宣與義師儒羣
集荷栽培斯文千載眞榮遇大
道光天燭上台

千秋道脈不終湮喜遇中丞節鉞
新共說廵方來問俗正因訪道
及深春昌言諄切傳高座家學淵
源愧析薪敢望熊旛時戾止潛
龍一脈振斯辰

和韻二首

高陽生

彤牙萬里省方回百職惟時訪道
來座接荀香談論集庭懸馬帳
後先陪菁莪幸得春風長桃李能
資化雨培一路福星臨廢院好
憑清昊照三台

狂瀾既倒水難湮竚望中流砥柱
新何日鵬言抒夙夜惟知講習
咸陽春藤梢橘刺悲陳迹

前乙丑年懷書院先忠憲有藤梢橘刺句自註

竹徑茅齋恐

積薪追想當年堪涕處白雲黯黯逝斯辰

和韻二首

張光庭

林間道運其春回快觀中丞命駕來嵩少兩峰神特降洛閩千載
席重陪絃歌匝地聞風起松竹參天得露培從此熊幡期數至天
闕逼近朗公台

道南識在幾曾湮此日朋來砥切新沂水詠歸知大意蘭亭補袂
惜餘春窮經只似昏求燭荅賦何妨老負薪講罷咨嗟同弔屈年
年風雨應靈辰

和韻二首

高 燿

天上星輅一瞬回旌旄拂拂向東來其推論道經邦主贏得光風
霽月陪春夏絃歌循舊典宮牆霖雨荷新培由來正學宗伊洛憲
節依然陟鼎台

絕學於今豈易湮風規如舊望更新箕裘遠紹踰三世俎豆常延
厯萬春寥落荒郊欣御李衰微弱息愧傳薪年年釋菜朋來集何
似前修肇甲辰

撫憲余大中丞躬詣東林講堂致祭道南祠詩以紀之兼誌
同志

高菖生

台星經歲照林隅忽報千旄入邑郭俎豆千秋瞻祖德羹牆一氣
效庭趨升歌肅肅神靈格賜問雍雍老幼扶自是陽回風雨後滿
天和霽應洪鑪

和韻

徐永言

東林講幄傍城隅車蓋遙臨動四郭觀聽橋門依鷺序駿奔左右
效鳬趨隨波世道憑誰砥起後斯文杖力扶一自高山勤仰止不
教頑冶躍洪鑪

和韻

秦 汧

道風籍甚滿天隅堂奧堅深鄧郭郭麟定旌旄謁廟肅綢繆拜跪
戴星趨文章光被中台動鐘鼓聲聞南極扶雲霧寒梅迷一老烏
皮破處擁寒爐

和韻

高 峴

斯文丕振在林隅憲節欣瞻駐一郭灌獻虔修歌世烈駿奔肅穆
儼繩趨風高全楚餘輝映澤偏三吳藉鼎扶此日河汾多蔚起童
蒙何敢外紅爐

辛卯歲偕弟若谷讀書東林追和先學憲公再得草廬原韻

四首

高 廬

楊子談經舊結廬尼山絕業闡無餘千秋道脈欣看續一寸光陰
未敢虛廟貌何憑成往蹟門牆重振檢遺書可知賢聖傳心處夕

惕朝乾恐不如

潛龍一去水流東數畝荒祠付草叢已爲斯文開益徑更傳絕學
振家風悠悠函丈尋顏樂穆穆端居傍聖宮此外榮枯何足戀高
歌一室意無窮

一束圖書每自隨窮年相對只求師天人有辨能精別得喪無心
正學時抱膝詩成垂短幙避喧村僻護疎籬典型未遠餘風在俯
仰晨昏有所思

敢謂潛修似管寧弟兄師友卽箴銘幸邀祖澤容雙膝不負家傳
抱一經但肅衣冠瞻俎豆每從篇什識精靈由來後學津梁地再
得廬成豈用扁

東林習靜讀先學憲再得草廬四詠愴焉追和

高嶠

乾坤何處是吾廬棲息東臯意有餘蔬圃繞基蓬戶靜松楸映月
夜窓虛壯行未振冲霄翮幼學聊憑揮架書今日據梧函丈裏青
毡不負定何如

古祠寥落錫城東遺烈難忘闕草叢今日一廛留勝地當年絕學
續高風衣冠俯仰思前哲帳座追嚴列故宮從此道南綿道脈開
來繼往正無窮

孤懷肯與世相隨屏跡衡門古是師榮辱無心觀幻化詠歌有地
樂當時城邊翠色圍青草屋角青陰護短籬俯仰此間聊自得潛
龍無悶有遐思

一室端居卽泰寧高歌不讓古時銘十年靜力閒中得曠代聯吟
此日經敢謂箕裘能繼業好憑書卷答先靈由他門外荆榛藹努
力韶華且固局

東林志成詩以紀之用楊文靖公詩作起句 胡 愼

欲爲君子儒至道在講習東林數弓地倫常賴以立綱維文靖公
成物本成已伊洛得正傳道南從此始羅李及紫陽綿綿衍宗派
天未喪斯文賴有東林在顧高兩先生東林稱中興學者盛一時
於今猶昌明恭逢

聖明世千載際昌期祁陽觀察公本屬東林支大儒振文教已見風
俗移先人久從祀俎豆千秋垂是以按臨日下車必展謁方謀廟
貌新又惜前志闕爰以命諸生博考稽故籍遺文廣搜羅部序盡
秩秩上下千百載吾道欣維持旣多觀察功又辱觀察知不敢辭
固陋簡東書蕪詞

附 謁喻玉泉墓

邵 賁

四十年來弔古心偶因勝日遂幽尋天留正壠嗟誰掃地近嚴倉

幸不侵百世簪纓遺牒遠五賢俎豆古祠深玉泉兩字還須碣一
束生芻有嗣音

和韻

高世泰

二泉能見玉泉心遺蹟曾從馬鬣尋伊洛有源師自得江淮可障
識難侵勅書零落藏猶在著作搜窮窟最深片石墓旁今再勒敢
云末學是知音

按康熙癸卯春先曾祖學憲公墓石大書曰宋朝列大夫王
泉喻先生之墓并刻邵詩於碑陰偕同志往立之撤土一尺
餘舊碣忽出橫刻玉泉二字即令匠者安置碑前是日也拜
祭禮成飲福於村舍因託菩提菴僧及里耆以寸墓贈金而
返步邵文莊原韻賦詩以紀其事廷珍思此詩雖不為東林
而作而於邵文莊未逮之志先學憲實襄成之矣爰附載於
此

和韻

嚴毅

野步迴溪共素心前賢墓道尙堪尋東林地近神應戀南渡年遙

風雨侵南渡出師籌策遠東郊
藏蛻歲年深從前虛碣今朝補來
學誰云鮮嗣音

和韻

錢肅潤

弔古相傳祇此心前人尋處後人尋
始知荆棘終難沒且喜風霜未易侵
兩字玉泉碑已立千年伊洛水逾深
朝來墓下羣羅拜空谷驚聞有足音

和韻

張夏

野步廻溪共素心前賢墓道尙堪尋
東林地近神應戀南渡年遙牧豈侵
邑志吳墟遺跡古家藏宋勅舊恩深
邵公詩意今纔合千載看碑最賞音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八

終